

月下舊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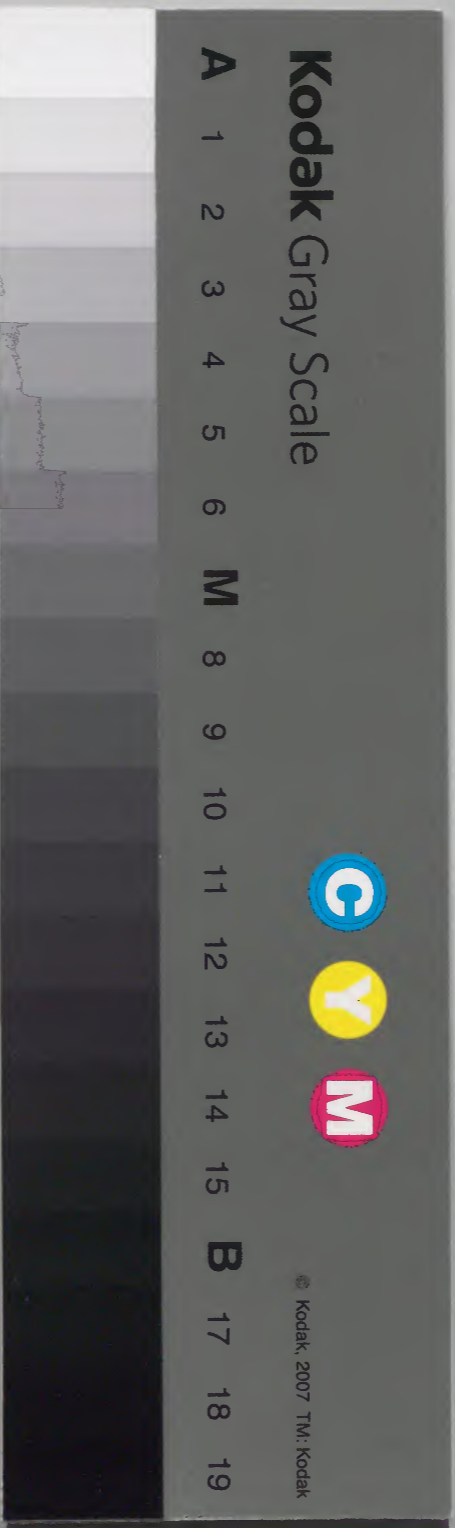
十八十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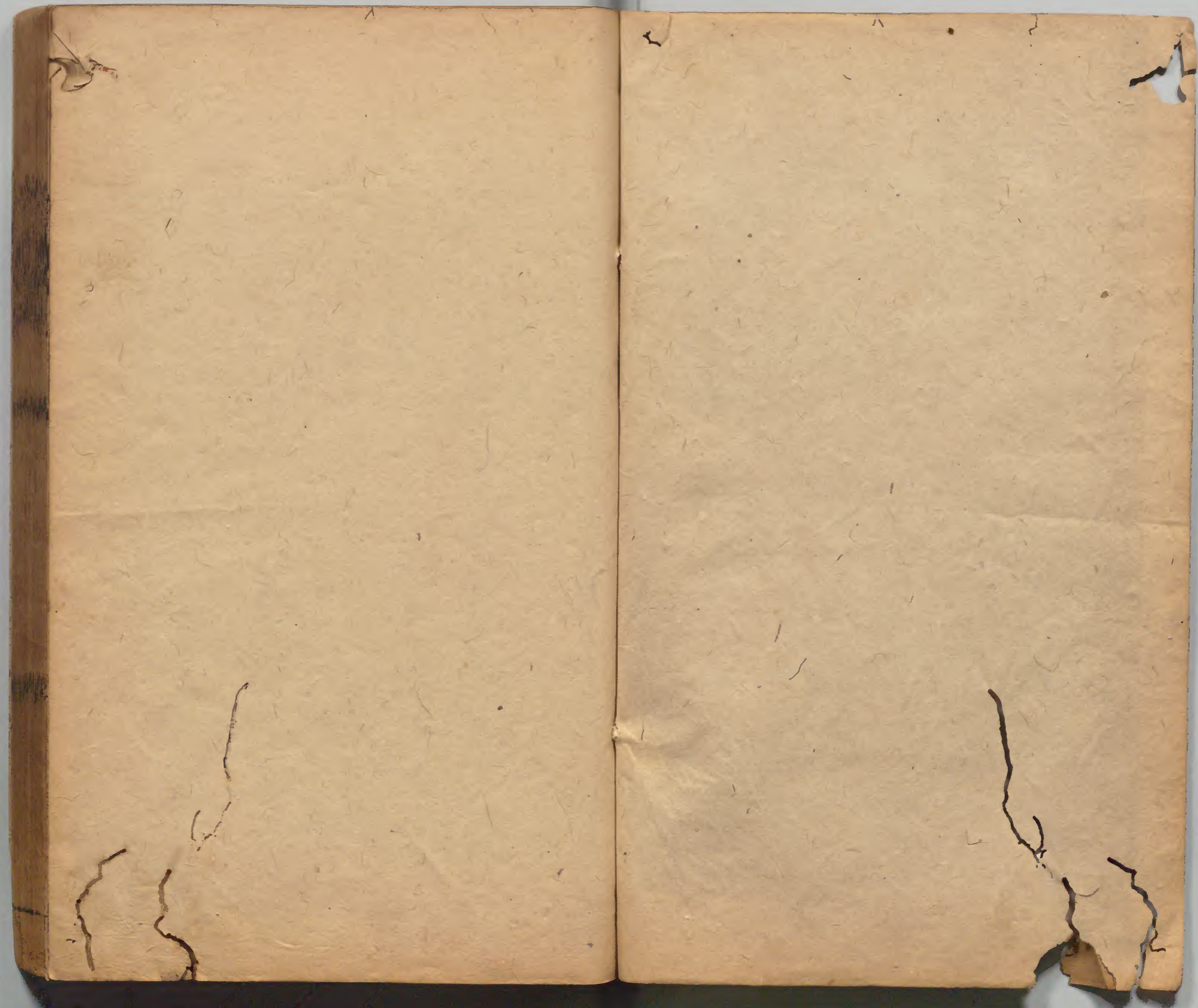


			九	漢
		一	九	書
一	三	四	六	門
六	架	函	號	類
冊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漢
一	〇		書
五	六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96	
冊數	16 (8)		
函號	292	9	





日下舊聞卷十八

城市九 存疑

漢書文庫

舜廟頌唐韋稔撰顏頹正書并篆額貞元十二年閏八月金石錄

唐復舜廟頌在幽州 寶刻叢編

幽州有虞舜廟久湮至唐貞元間始復 金石古文

廟據金故苑西北隅兵後廢不治獨唐貞元間顏魯公

子頹書幽州節度使韋稔重修廟碑尚存書畫端莊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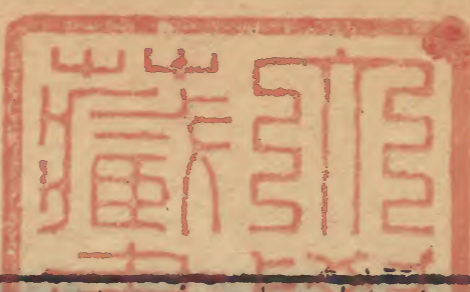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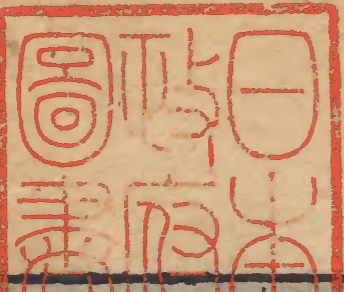
有父風 秋澗集

虞帝廟顏書元時尚在見王惲文集有大都復虞帝廟

碑記謂此碑人屢欲易去築以他用王者心惴恍若有

傲動乃已後有道士陳志元起長春別院復購之約不

日下舊聞 卷十八



犯原刻止用石背及來徙碑跌圻矣而身挺植重不克
舉道士惕息不敢徙仍安原處其著異如此春明夢餘

鐵牛廟在舊燕城東南有土埋鐵牛露脊不知起于何
元混一方輿勝覽

葛邏祿廼賢鐵牛廟懷古詩燕人重東作鎔鐵象牛
形角斷苔華碧蹄穿土繡腥遺踪傳野老古廟託山
靈一酌壺中酒穰穰黍麥青金臺集

葛元哲鐵牛廟詩昔聞刀買犢今見鐵爲牛但保成
功在無勞掘地球山川千古幸小黍大田秋邊鄙猶
徵歛愁同木馬流文翰類選

唐遊擊將軍薛侯彥碑在幽州寶刻叢編

碑趙含撰并書開元十八年正月立金石錄

唐故幽州都督河北節度使燕國文貞張公說遺愛
頌孫逖撰其畧曰渤海之北有山戎焉乍臣乍驕或
息或縱鎮之以大府府有都督威之以大軍軍有節
度二者之任萬邦之屏公受命處此聲振殊俗於是
塹山澤起亭障寒雞鳴之阨守阜陵之衝遮大厦之
路距盧龍之口延袤千里橫絕一方修塞之後人到
於今賴焉辨其譜系范陽之大族也叙其封畧燕國
之名都也徵其政理幽州之良牧也薊縣父老感之
所致久而益思遠愬不才追書盛德辭曰聖出賢觀
爲師爲輔大國宗文殊方畏武帝謂幽人思鎮撫
受命載瞻聿來茲土謀猷旣壯闕漏咸補守固邦寧

財豐人聚四牡既駕三邊無侮何以予之元袞及黼
范陽宗邑燕垂守宇德被寒翁恩深召父琢彼遺愛
傳于終古貞石不齟齬丘之下 文苑英華

幽燕思先驛後有五樹檜忽生藥丸試摘服之往往療
疾有驗 幽燕紀異

大悲閣榜虞世南所書 金臺集

遼太祖援石晉自潞州廻入幽州幸大悲閣指白衣觀
音像曰我夢神人令送石郎為中國帝即此也因移木
葉山建興王寺春秋告賽尊為家神 遼史

金大安二年十一月大悲閣幡竿下石隙中火出高二
三尺人近之即滅凡十餘日自是都城連夜燔燹二三
十處三月大悲閣災延燒餘家火五日不絕 金史五

志

元至正十八年京師大疫宦者朴不花於

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

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

葛邏祿廼賢大悲閣詩閣道連天起丹

何千手眼共著一衣冠金榜交龍狹

高天萬里白苧不勝寒 金臺集

唐處士富麟翁從縣令芮通源游蘭居

北鞍 幽燕紀異

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 王沂公

開泰八年十二月幸開泰寺宴飲 遼史游

重熙二十三年冬十月以開泰寺鑄銀佛 曲赦在

日下舊聞

卷十八

三

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以宣獻皇后忌日上
服飯僧于三學寺遼中

三學寺改名圓明請予為功德主因作此

巨刹冠四海之名藍今改僧而舍尼遂律

印公為粥飯頭請湛然作功德主湛然

張翥游城南三學寺詩南城多佛刹結爾自遼金安

舍遺民在殘碑好事尋雨苔塵壁暗風栗石幢深

飯蒲團了蕭蕭鐘磬音晚菴集

宗統和六年三月幸延洪寺遼史

按延洪開泰二寺元混一方輿見中德載

之至明修一統志及寰宇通志有寺未心

盡廢也大約易其名

龍頭觀龍頭懸三牙籤刻曰建

葛邏祿廼賢龍頭觀詩仙館紅塵外

函雲氣濕近席雨聲寒碧血凝螺黛

籤認題字猶是建隆刊同上

宣和二年既得燕山趙良嗣言頃在北

劉範李奭及族兄柔吉三人結義同心

瀝酒于北極祠下祈天為約宋史本傳

按幽州舊有醫無閭祠北極又有舜廟及

燕四賢祠樂毅劉靖霍原均專祠多山

神祇聖賢之祀至于元專奉道琳宮梵

伴麗宮闕而凡在祀典者反而莫之舉

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上刻春秋禮記文今

不完明一統志

承安四年二月詔建太學于京城之南總為屋七十五

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彝

俎豆敦盤尊彝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金史世宗紀

大定二十八年四月命建女直太學金史世宗紀

元王懌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云竊見天都南京廟

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廟既廢舉皆

散亂于九煙草棘間日就摧圯甚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

法故也海宇混一方息馬論並之經世大

合修立以彰國容按力經石刻舊在學宮金經理

世于燕今不復存矣明夢餘錄

四賢祠者燕賢臣郭隗樂毅劇辛鄒衍也四像皆南面

列坐一王者拱其側則昭王也國士劉鑿所塑技極精

巧陵川集

戾陵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水經注

燕王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浮圖建刹窮

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

二基址盤固猶自高壯竟不知何王陵同上

大定九年二月詔改葬漢二燕王于城東金史世宗紀

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

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于城外俗傳

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墓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其

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概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墓也蔡珪作兩燕王墓辨據葬制名物欵刻甚詳金史本傳

少帝自金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安普寺前後三四年天眷十年金主令帝出寺賜宅燕京之北其實有人監守之十二年九月燕京大火旬日不息焚死者千人金主勒兵出城北門避之于寶蓋寺去帝居所止數十步竊憤續錄

少帝到燕京居安普寺後徙居城市田觀南燼紀按竊憤錄南燼紀聞皆僞書也其紀欽宗在燕事蹟與北狩行錄燕雲錄不同蓋未足深信者

王處一寧海東平人大定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天長觀帝問衛生為治對曰含精以養神恭已以無為雖廣成復生為陛下言無易此者世宗嘉之牧菴集

永安丁巳王處一受第三宣于六月二十五日到都下天長觀七月初三日宣見賜坐帝問清淨經師解之次問北征事師荅云戊午年即止後果應次問全真門戶師一一對荅帝深嘉歎留連抵暮方出翼日賜紫衣號體元大師仍差遣近侍傳旨賜崇福修真二觀任便住坐每月給齋厨錢二百鏹雲光集

永安元年九月朔幸天長觀二年七月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泰和元年二月幸天長觀金史章宗紀泰和三年十二月賜天長觀額為太極宮同上



王元粹字子正初名元亮後止名粹平州人正大未用
門資叙爲南陽酒官遭亂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
家食燕中遂爲黃冠師有十月風霜侵病骨數家針線
補殘衣之句親舊有憐其孤苦欲爲之更娶者子正已
高舉主太極道院不返年四十餘病卒從弟鬱亦工詩
中州集

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遠樹

影雖風雨晦冥皆見 春明夢餘錄

耶律楚材和韻題披雲樓詩閣上披雲第一重離離
禾黍漢家宮牕開青鎖招晴色簾捲銀鈎揖曉風好
景安排詩句裏閑愁分付酒杯中靜思二十年間事
派散悲歡一夢同 淇然居士集

金承安間勅選僧祖朗爲香林禪寺開山提點 同上

秘書省今在燕弘法寺 金國文具錄

元初設警巡院三至元四年省其一止設左右二院分
領坊市民事 元史地理志

至正十八年於大都在城四隅各立警巡分院官吏 元
史百官志

危素興學頌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達魯花赤康
里公伯嘉奴請作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平二縣
孔子廟并建學舍都府亟達諸禮部 部 之中書省
中書從其言各以室廬之在官者爲 院 之所轄
五方之人聚焉必待教而後明况二縣在于畿內教
之尤弗可闕也國朝建邦設都百年於此國學京學

規制已備顧於五廟學未遑有作而作于公尹京之日則公之於政可謂知本矣頌曰維昔大帝卽燕設都山高川迴神明相扶乃作廟學于京于國以祀先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家之光小爲采椽大爲棟梁三院警巡以及畿縣置師無學有弗聞見繫康里公實蒞神京治政以平豪猾震驚曰茲教化爲予之責請於宰臣報可甚亟爰奏琴瑟升歌雅南籩豆在筵有赫其臨匪公言行際時之盛化被國都風俗以正蕭蕭冠裾誦詩讀書凡百多士毋昧厥初祝學集

太極書院元中書行省楊惟中建明一統志

中書楊忠肅公惟中立周子祠建太極書院仰師儒趙復等講授公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元名臣

詩畧

趙仁甫本宋人被俘居燕其經學文章雖李敬齋元遺山亦推讓焉靜菴筆錄

郝經周子祠堂裨道之統一其傳有二焉尊而王其統在位則以位傳化而聖其統在心則以心傳位傳者人人得之故常有在不忘心傳者非其人則不可得是以或絕或續不得而常也三代而上聖王在位則道以位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已三代而下聖人無位則道以心傳孔子顏曾子思孟子是已周室東亡秦人西并祇一王位屹爲爭奪之具得之者非血戰之豪傑則推外之子孫其心則盡于佛老散于辭章弊于法律膏于功利壞于智數聖人不作疆有

力者學位而不置不復傳道而道統紊矣千有餘年
之間學士大夫致志周力撥拾殘斷崎嶇章句不爲
不勤其獨造自得方探特詣以道自任者如楊王韓
歐絕無僅有雖競于一時而其學不復傳是以終不
能永聖人之統續而復絕也剝蝕糜爛之餘債踣撐
裂之極獲聖人之心紛緝道緒傳諸其徒益久益彰
者有宋春陵周子而已其學不知其所自不事章句
不工文辭不務決科沛然一致諸道躡躅孔孟之後
瞰視義文之前揭振本根後泐土荳範圍天地窮神
知化盡性至命創爲太極一圖申明大易先後天之
幾著通書數十章指陳聖學之極致發前聖之蘊奧
先儒之所未言爲道學宗傳心之統蓋其欲慮靜盡

極于精一篤于純誠遂造高明乃能如是故太極黃
庭堅稱其爲人如光風霽月其瑩經洞徹猶可想象
一傳而得程顥程頤張載再傳而得楊時游酢卒之
集大成于朱熹泛濫充滙洋溢旁薄君相服膺師儒
鼓篋而學者遍天下六經語孟各爲傳註性理象數
各爲論說正千載之訛復一貫之道既傳諸其徒又
傳諸後世又傳諸外國迄今二百餘年莫不知義理
之所在各爲一太極反諸吾身各有一易使人人自
致聖域而不以爲難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祠祀之禮
盛于江南而尤于河朔今領中書相國楊公始嗜
其學乃建太極書院于燕都立祠于院以祀周子以
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菜尊爲先師燕自

安史之亂廢隔王化者將四五百年至于孔孟之祀亦將廢墜一旦祠祀道學宗師而以其徒配禮亦采警動幽朔尤近世所未有也嗚呼道統爲不亡祠旣成適經貳于公而徵銘焉遂序其事而爲之以周子諱敦頤字茂叔湖南道州人仕至虞部郎廣提刑分司南京卒于江州嘗築堂濂溪以自名故人號爲濂溪先生銘曰析木之津上扶斗極周子廟復一太極民不鄙夷會歸有則渺渺絕緒如絲緝聖遠弗續又從而焚祇揚其波不探其源縱言斤自戕其本舍轍而車血干燥吻客氣賈勇莫可隕過高好奇誘于誕空看鳥應人自忘其躬不及過皆失乎中聖心有端聖學有要無欲而一乃浩

妙無極之真根柢茲道道有一極盡無餘轉幹心府推激神樞天地人物埏埴貯儲心死不傳乃載立書六經一易道統之集梁折山頽于載寥閭無爲堂更孰入室口下有日五星聚奎發源湖南派流西顏踵孟傳心仲尼伊洛湯湯會爲一水復生翁又一程子坦坦一道昭昭一理太極有圖通書有章遂令燕雲亦如荆揚嗚呼盛哉吾道之光陵川集又太極書院記書院之名不以地以太極云者推本而謹始也書院所以學道道之端則若于太極宓戲書易以之造始文王重易以之託始孔子贊易以之原始至于濂溪周子之圖易則又以爲動靜之幾陰陽之根建極承統開後世道學始今建書院以明道

伊洛之學傳諸北方之始也一以爲名五始並見
則幽都朔易復一太極也初孔子贊易以爲易有太
極一再傳至于孟子後之人不得其傳焉至宋濂溪
周子創圖立統以爲道學宗師而傳之河南二程子
及橫渠張子繼之以龜氏廣平游氏以至于晦
菴朱氏中間雖爲京楡日諸人梗路而其學益盛
江淮之間粲然洙泗之矣金源氏之衰其書侵滌
而北趙承旨秉文麻徵君始聞而知之于是北
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
爲高也庚子辛丑間中令楊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
學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嶽麓白
鹿建爲書院以爲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

庶乎其可乃于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
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右北
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推本謹
始以太極爲名于是伊洛之學遍天下矣嗚呼公之
心一太極也而復建一太極學者之心各一太極也
而復會于極畫前之畫先天之易盡在是矣使不傳
之緒不獨續于江淮又續于河朔者豈不在于是乎
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也其惟勉旃同上

按濂溪祠太極書院寰宇通志一統志但云
在城內而未詳坊市所在

武成王立廟于樞密院公堂之西以孫武張良管仲樂
毅諸葛亮以下十人從祀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樞密院

遣官行禮

元史祭祀志

杜康廟在舊城北

元混一方輿勝覽

劉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為聰書記

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言秉忠久侍藩邸參獲

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乃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

安宜正其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

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

之賜第奉先坊元史本傳

三休道人稅居燕城之市榜其菴曰貧樂湛然居士集

萬柳崖在府南紀纂淵源

萬柳堂在府南元廉希憲別墅明一統志

廉右丞園名花幾萬本號為京城第一清容居士集

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諱曰懋丹名品惟相公家乞

數本太子知出廉公家矣公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

無所靳我早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巧恩澤方爾

乞顧以花求媚耶請者愧止元名臣事畧

野雲廉公於都城外萬柳堂張筵邀踈齋松雪兩學士

歌姬劉名解語花左手折荷花持獻右手舉杯歌

打新荷之曲松雪喜而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

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詞手

荷花一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

無窮千里思樂全堂廣客譚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置酒

招踈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命歌兒解語花歌小聖樂

行酒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耕錄

貢奎集廉園詩宿雨洗炎燠聯車越城關廣歷隘深

潦飛棟栖連鬪行經水石勝稍見花竹環陰靜息影

跡窈窕紛華丹兢兢是非責侃侃賓友閑蔬食嘗苦

饑世榮竟何攀學仙本無術即此趨塵寰雲林集

野雲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別墅當時稱為廉園花園

村之名起此內有清露堂扁至大戊申八月其甥疎仙

萬戶後更號酸齋與許叅政有壬同游主人命二人分

賦長短句有壬得清字即席成章調寄木蘭花慢主人

喜甚榜之堂上長客客話許有壬木蘭花慢詞渺西風天地拂吟袖出重城正

秋滿園松枯石澗竹瘦霜清扁舟

泓寒碧畫橋平放眼奇觀臺上太行飛

一聲利一毫輕愛客見高情便次剝鱸

注金瓶風流故家文獻况登高作賦有水蘭酒

前一月多情照我題名注芳亭在府南元栗院使別墅明一統志

馬祖常都城栗氏玩芳亭詩歲序催人老華逐酒

濃開尊應數數閉戶豈重重花朶山鏡竹筍

供京塵衣不染猶得媚春容石田集

又城南絕句栗侯亭前花一園客來日日金錢明

朝碧樹春城合恨不江東問酒船同

王士熙題玩芳亭詩每憶城南路曾來女亭闌花

經雨白野竹入雲青波影浮春砌山光撲
對蘿薜涼月照人醒何處春來好城南尺
五天地幽
迷曉樹花重壓春烟上客拋羅袂佳人舞
畫筵晚來
清興熱移坐曲池邊留客青春過題詩碧
霧寒亂鶯
穿柳輕蝶立迴闌白日閒斟酒清時早狂
冠主人
多雅興不覺玉卮乾拂拭亭前石東風屋
角生淺雲
浮水動遲日傍花明春去青林合人來白
鳥迎暮塵
回首處此地可忘情美酒朝朝熟佳賓日
日來玉卮
擎雨露翠袖拂塵埃預恐春城閉先教
曉騎迴只今
行樂地飛絮落莓苔皇元風雅
薛元卿燕栗總管玩芳亭詩栗氏
游藥欄當戶密花徑近城幽未許

南鄰借馬
聊因逸興

留使君行樂處風物爲春柔又翰類選

南野亭在府南前臨澗水明一統志

宋製賦苑主事南野亭詩女牆不翳鳳
春柳色危

亭枕水濱夜城松風吹几杖曉闌花露濕
衣巾西鄰

池館存碑石清勝園東里園林換主人萬柳園得似

夫君能曠達百壺清酒日嬾賓燕不集

虞集詩門外烟塵接帝高坐中春色自幽
亭雲橫北

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喇魚
釣上林

鶯囀把杯聽莫嗟韋曲花無賴留擅終南
下後青道

開學古錄

遂初堂在府南元詹事張九思別業繞堂花
竹水石之
勝甲于都城九思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於此

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非直為游樂也

趙孟頫詩青山繞神京佳氣溢芳甸林亭去天咫尺萬

象爭自獻年多佳木合春晚餘花殿雕闌留戲蜂藻

井語嬌燕退食鳴玉珂友于此終宴松言齋集

垂綸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西南春初夢餘錄

袁恂垂綸亭辭漢酒流今日傾東滄浪公泠泠寒一

十分沉冥垂芒鉞今不屑以魯明珣今日宮朱柯蔚

兮青葱魚戢鱗以為衛今龍騰章以屏無謝娟嬛之

嘗巧兮口垂沫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今寶秘鬱

而不宣豈直鈎以違眾兮守釣道之自時至而迅

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真志以遂初公銘言于者

變時俗妙其莫同兮永願訖依夫前聖之所究清容

按宋顯夫為其兄作行狀稱學士生于大都

為美坊今五城坊巷無此名

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涿水亭雜識

陳觀題甄氏訪山亭詩雨後西山翡翠堆結亭直欲

近巖隈從今記取溪頭路一日須來一百回元文類

安仁之園亭在城北者曲太保之賢樂堂在

步丁氏杏花園其餘多在城西南自萬

柳堂遂初堂飲山亭婆婆亭匏瓜亭玩芳亭

南野亭垂綸亭而外尚有清勝園在萬柳之

西見宋顯夫南野亭詩注意新城未築時或

在今城內地亦有之不盡在門外也

郡城南有道士居名松鶴堂暇日同東平王繼學爲避暑之游因作聯句石用襄

馬祖常王繼學松鶴一聯句偃雲聳層霄驚露落古
雪虬枝喜垂淵鷺羽一鳴埜蟠石千歲冬項朱百齡
血胎禽哺奉乳脂凝酒節舞蓋竿籟喧豕粒苔蘚
嚙元玉薰麝煤碧脰溢鷄傑陟岳秦爵崇授甲衛軒
劣沐髮豹霧深引吭鳳竹裂風馭八極小河舟三翼
拙魯縞曳離襪夏社挺截薛任重明堂材言歸華表
別拳縮包胥立堅剛伯夷烈延世餌芳液顧步炫高
潔作室擅茲美觀物入獨閭誓將束囊書從爾解珮
玦同上

正元十一年十二月賜太一真人李若壽第一區仍賜

額曰太一廣福萬壽宮

元史世祖紀

至元十一年建太乙宮于兩京命李居壽居之領祠事
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元史釋老傳

王士熙留題太乙宮作石徑松花靜掩扉芙蓉秋早
蝶雙飛主人何處采芝去待到日斜猶未歸皇元風

天曆二年十一月命道士建醮于玉虛天寶太乙萬壽
四宮元史文宗紀

葛邏祿廼賢玉虛宮詩樓觀迴深巷松枝夾路低拾
薪供早爨抱甕灌春畦經向琅函讀詩從古鼎題白
髮張道士送客過桃溪全臺集

李陵玉虛宮詩金水河邊蓮欲花菖蒲菱芡漾迴沙

醉來風弄浮萍影照見青天五色霞 李太史集

鹿 希誠居燕城天寶宮 元史釋老傳

趙復燕京玉清觀碑畧甘泉坊有東嶽行祠燕有隱

君子馬天麟斥地數畝薙草除穢傳材陶

清觀正殿四楹立元始像齋堂寢室庖沔蔬井經理

備具罔有闕遺 甘水山源錄

按元混一方輿勝覽所載尚有崇天壽聖壽

陽高 延祥長生神 禧丹陽太清洞神

時賜 微東華十四道觀

崇壽禪院者 八聖安寺圓通國師退老之舊居也

寂于此先七日作頌萬松老人贊曰

丁言而敏于行璞其貌而玉其心寒蟬將蛻尚甥餘

音 子瘞骨于國師靈塔之左去京戎之一 二里

許 湛然居士集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以江南總攝楊璉真加發宋陵冢

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 元史世宗紀

至治元年三月寶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成 元史武宗紀

張翥宿寶集寺詩來借禪房宿悠然空客心殘僧幾

人在古殿一燈深簷鐸能蕃語齋房 海音重陽看

已 斥 聊復此登臨 蛻菴集

大德五年二月賜興教寺地百頃 元史成宗紀

皇慶五年十月建帝師巴思八殿于大興教寺六年三

月賜大興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 元史仁宗紀

卷十八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
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輟耕錄

至治二年十月建太祖神御殿于興教寺元史英宗紀
鐵木迭兒取興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元史本傳

皇慶六年六月賜大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繕修
之費元史仁宗紀

泰定二年七月修大乾元寺三年七月幸大乾元寺勅
鑄五方佛銅像元史泰定帝紀

按上都亦有大乾元寺

延祐三年以起延新寺始置營繕提點所天曆三年
永福營繕司元史百官志

延祐五年十一月勅大永福寺創殿七年二月罷造永

福寺戊午建御容殿于永福寺至治元年二月大永福

寺成元史仁宗紀

泰定二年正月奉安顯宗像于永福寺給祭田百頃元史泰定帝紀

泰定三年十月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

建大宣文弘教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

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

寺仁宗之承華普慶寺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

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

惜之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邀福利以逞私欲惟

陛下察之帝嘉納焉同上

國史院進先朝實錄儀中書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監於興禪寺置局元史禮樂志

至治元年十二月車駕幸西僧薄頂寺元史英宗紀

後至元三年以燕鐵木兒居第賜灌頂國師曩哥元史

號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元史順帝紀

至正元年正月命永明寺寫金字經一藏同上

皇帝在春宮時嘗幸勝因寺棟宇華潔像設嚴穆顧昭

文館大學士頭陀教宗師溥光而美之溥光對曰都民

姚長者之力也因歷道長者平生勝因之勳也致幣五

萬餘緡大藏經一藏雪樓集

度宗全皇后宋亡從瀛國公入燕京後為尼正智寺而

終宋史后妃傳

元初京師禪學分萬松延洪二門比丘尼智公參萬松者也耶律楚材因請其開堂住報先寺析津日記

按元混一方輿勝覽所載尚有崇聖崇仁資福薦福濟眾崇孝洪法奉聖法寶諸寺

錢塘汪元量字大有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南

燕甚久世祖皇帝嘗命琴因賜為黃冠師南歸時幼

主瀛國公福王平原郡趙與芮駙馬右丞楊鎮故相

吳堅留夢炎叅政家鉉文及翁提刑陳杰貴陽夢炎

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二十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餞

其行金臺集

水雲留金臺一紀琴書相與無虛日秋風天際束書告

行此懷愴然定知夜夢先過黃河也一時同人以勸君

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賦詩為贈王清惠
詩云朔風獵獵割人面萬里歸人淚如南江北路
茫茫粟酒千鍾為君勸陳真淑詩云天山落紛紛
醉擁貂裘坐夜分明日馬頭南地去琴邊是有文君
黃慧真詩云萬疊燕水雪勁萬里長城雨橫君衣
雲錦勒花驄此酒一日更何鳳儀詩云燕客
身如病一曲剡溪心不競憑君寄語愛梅仙見時
人事盡周靜真詩云燕山雪花大如席馬上無紙
筆他時若遇隴頭人折寄梅枝須一一葉靜慧詩云塞
上砧聲響似雷憐君騎馬望南回今宵且向穹廬醉後
夜相思無此杯孔清真詩云瘦馬長吟寒驢吼坐聽三
軍擊刁斗歸人鞍馬一須忙為我東釀葡萄酒鄭惠真

撥盡昭君泣蘆葉吹殘蔡琰啼歸見林逋頰

說似人天西方妙靜詩云萬里長城風淅淅

一望薊州君今得旨歸故鄉反鎖衡門勿輕出

翁懿淑詩門夜紫一賜乞得黃冠歸故鄉一似

陳搏歸華如李泌過陽章妙懿詩云一從騎馬

逐鈴鑿過了千山又萬山君已歸裝向南去不堪腸斷

唱陽關蔣懿順詩云十年牢落醉穹廬不用歸榮駟馬

車他口倘思人在北音書還寄雁來無林順德詩云歸

舟夜泊西興渡坐看潮來又潮去江草江花春復春山

青水綠元如故袁正淑詩云抱琴歸去海東濱莫逐成

連覓子春十里西湖明月在孤山尋訪種梅人又章麗

真長相思云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不

盡流風颼颼雨颼颼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袁
正真詞云南高峰北高峰南北高峰雲涉濃湖山圖畫
中采芙蓉賞芙蓉小小江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金德
淑望江南詞云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帶
六街燈火已闌珊人在玉樓間元暈既歸杭作懷舊一
剪梅云十年愁眼淚交加今日思家明日思家一團燕
月照牕紗樓上蘆笳塞上蘆笳玉人勸我酌流霞急撚
琵琶緩撚琵琶一從別後各天涯欲寄梅花難寄梅花
湖山類藁

按宋少帝三宮入燕元世祖命宰相出通州
迎接黃羅張幔先燕三宮于會同館然後十
次開筵月支帳萬石日支羊肉六千斤俱見

正德四年二月以朝陽關外貓竹廠地給行大德元明
宮初劉瑾奏請於朝陽門外作宮奉北極元帝祝延聖
壽上既賜之額而瑾復請貓竹廠空地以贍香火復
許之命工部爲之履畝定界所謂貓竹廠者工部亦無
冊籍可考軍民廬於其內因而開種遂爲已業或從便
營葬無慮千家皆責令改遷力能遷者無幾餘皆毀
暴露冤號之聲沸于郊外武宗實錄
劉瑾既誅工部請以所占貓竹廠地并吞併民間房屋
墳墓查還給主廠仍還本部堆放竹木同上
正德十六年八月工部左侍郎趙璜言劉瑾營造元明
宮侵發居民田甚多瑾既伏誅當還主乃爲姦臣
獻皇莊之說以蠱惑先帝及陛下登極之初有詔改正

未幾又內傳仍舊臣等謂聖明在上豈有是事必太監
王守賈友仍持臯莊之邪說以誤陛下耳夫一莊之利
其而皇言所係大今開詔未數月而遽更恐非示
天下以信也宜以地爲戶如歸本部改正折毀
其有原被侵占而贖者聽得旨悉依擬行世宗實錄
李夢陽元明宮行今冬有人自京至向我道說元明
宮木土侈麗誰辨此乃今遺臭京城東割奪而勢創
截如山入日月開帡幪矯托敢與天子競立觀忍將
雙闕同前屹石柱如蟠龍飛梁透迤三彩虹寶構合
沓殿其後儼如山嶽翔天中金銀爲堂玉布地千門
萬戶森相通光景閃爍倏忽異雲烟鬼怪恍杳濛以
東金榜祠更侈樹之松檟雙梧桐溟池島嶼鯉躍

雀新翠兼罷然那知勢極有消歇前日虎豹今
蟲牕扉自開衛不守人時遊玩搖玲瓏陛隅龍獸
其角如益換香爐銅青苔生泥獍面鎖野鴿哺
雕花如日此闔握乾柄帝推赤心闔罔忠威刑霹
靈縉紳毒自尊奴僕侯與公變更累朝意叵測培克
四海真困窮長安奪第塞巷陌心復艷此闔何蒙樁
結擬絕天下巧搜剔遂盡輸倖工神厥擇木內苑竭
官坑選石西山空夷墳伐屋白日黑揮汗如雨斤成
風轉身唾罵闔得知退朝督勞何匆匆人心嗟怨入
竹髓鬼也孰復安高崇峩碑照耀頌何亨或有送男
充道童聞言愴惻黯無答私痛聖祖開興功渠干威
福開者誰法典雖嚴奈怙終錦衣玉食已叨竊琳宮

寶宇將安雄何宮不鐫護勅碑來者但看元明宮空

同集

何景明元明宮行君不見元明宮中滿荆棘昔日富
貴今寂寞祠園復爲中貴取遺構空傳孽臣作雄模
壯麗臨朝廷遠勢連袞跨城郭憶昨已巳年來事秉
權自倚薰天勢朝求天子苑暮奪功臣第江艘海舶
送花石戚里侯門擁金幣千人力盡萬牛死土木功
成悲此地碧水穿池象溟渤黃金作宮開日月虹霓
屈曲垂三梁蛟龍盤擎抱雙闕城中甲第更崔嵬親
戚兄弟皆閹閹戚里歌鍾賓客游排門冠劍公卿
前干門與萬戶死時不得一丘土石家遊魂泣金
相燃膺嗚郁塢宮前守衛無訶呼真人道士三

一徙戶蒼苔生鐵鎖玉階碧草搖金鋪星宮晝開
見行員月殿夜禱聞啼狐遊客潛窺翠羽帳市子屢
竊金香爐桑田須臾變滄海桃樹不復元都我朝
中官誰最貴前有王振後曹氏正統以前不得聞成
化之間未有此明聖雖能斷誅罰作新未
天下衣冠難卽振中原寇盜時復起古來
然國有威靈豈常恃元明之宮今已矣
時止南海猶催花石綱西山又起金銀寺
書追奪鐵券革長安日日迎護勅
韓邦靖元明宮行長安送客城東道柳葉楊花春正
早元明宮前下馬時一片煙花長萋草宮中道士邀
我入素果清茶日未昃白河東下楚城西指點湖山

三歎息正德三年與四年劉瑾專權斧屐前可憐帝
主推心腹縱有丘張豈比肩帷幄空多戚里恩論思
無復侍臣尊千官盡走東河下庶政全歸左順門震
主傾朝不自知回天轉日更誰疑金貂滿座銜恩日
朱紱升堂頌德時翻嫌仇李光榮薄卻笑曹侯意氣
卑謀生意拙還謀死更起元明作蒿里甲第侯王已
莫論陰山將士那堪比土石西山半欲摧棟梁南國
萬牛回虛閣平臨今一杪假山下指鳳城隈琪花瑤
草尋常得萬戶千門次第開千門萬戶誰甲乙元明
之宮推第一金盃常思埋甲盾銅駝不解生荆棘自
古威權不到頭九重一怒罪人收幾人烈焰俱灰滅
一旦冰山作水流冰山烈焰事俱非座上門前客盡

稀須臾蔓草縈枯骨宛轉佳城戶

門掩宮河斗

里長山藏隴樹一千行今古誰存二八土姦雄空作
百年忙春風有客寺寒食何人奠一觴臥牛不
得歸岡勢怨鶴空聞繞夕陽夕陽漠漠歸鶴遶卻憶
元明全盛時千人舉杵萬人和九仞為臺十仞池雨
露霏霾歸喜怒層青丹碧豈珍奇萬民不足臣屏息
四海離心主不知從來偏重多憂患自古末流難障
捍東京政事三公缺閭宦專權禍尤烈正統王振擅
權時先朝李廣亦恣睢只今不獨劉瑾盛帝主傍前
安可知倚社難熏古如此操刀必割誰能已三穴那
能窮帝旁萬幾况復歸司禮救枉扶偏本不同更張
琴瑟始成功還期聖主思前事莫遣元明有別宮

汝慶集

鄭善夫元明宮行君不見元明宮中聚金碧云是權
 璫結真宅貝闕憑陵上帝居彤臺照耀長安陌雕甍
 鑄虎欵飛動至今赤日風雲黑崖壑天崩朔漢搖魚
 鯢日吼滄溟仄採奇祇見靈怪集矯首詫星辰
 西域祇園應渺茫六朝蕭寺空千百白龍為作魚
 泣想爾當年勢輝赫土木經營動四方珍奇絡來
 重譯分明造化出其手左揮右霍何不得
 作蓬山使有仙人為驅石姦雄到死竟不
 末無終極氣數相乘可自由李貓趙鹿空回頭君不
 見大市街頭權倖路亡來齏粉誰曾收少谷集
 薛惠元明宮後圃石山詩出於仙城近幽福地遙

珠林行窈窕錦石上岵峩雲裡仙人酒山中玉女

蓬萊去何許東望海邊潮西原集

劉節元明宮詩弱草芊芊臥斷碑殘陽脉脉柳條衰
 瑤函寶籙今安在華屋修廊更屬誰狐兔祇看啼故
 穴風雲那復動靈旗行人下馬譚遺事惟有蒼涼野

老知海國集

南大吉九日游元明宮詩城東三四里鬱有元明宮
 九日經行近千門窈窕通瑤軒含紫霧琳殿桂丹虹
 側想當時意經營亦太工瑞泉集

顧夢圭高崔嵬元明宮宛在城東隅萬夫執畚鍤玉
 棟金為閭天子我兄公卿為我奴傾朝盡側目眴
 睽下無誰知原上鷹竟為釜中魚元明今何處白

露滋庭蕪 瘧資錄

按元明宮在朝陽關外新城築後其在城內
城外父老無能言之者故附于此

日下舊聞卷十八終

日下舊聞卷十八補遺

城市九疑

李仲賓衍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
寺顏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
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
昏猶能認大悲閣為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
歸路忽見一壯士曰帶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
方錯愕問遽以手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
其人仆已失其知為鬼物然猶跟相向李復以
拳仆之隨仆隨上餘次其人遂似而去既稍前
則無首者踞坐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
勢不容避忽記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

日下舊聞 十八補遺

而迎之遂斧其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破其石下乃智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千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癸辛雜識

馬祖常祠星天寶宮作教命司諸席元辰集醮筵星君符介壽歲紀 判字

緜嶺一拜似竹宮 笈 祈延世 麟 儼御仙日餘

青輝接宿耀荆壇連 緯 昭重潤齊明祝大年步虛

垂珮響首幣 職文 感將馨祀神娛樂鼓淵藩釐

忠肅王燾元年元命上王留京師王備萬卷堂于燕

邸召李齊賁充府中迎致文儒閣復姚燧趙孟頫虞集

等與之從游以考究書史自娛 東一史畧

韓琦紫濛遇風詩草白岡長春驛賒 風終日起平

沙寒鞭易促障泥躍冷袖難勝便面 迥嶺卷回雲

族破遠 大吹入雁行斜土囊微氣緘餘怒留送歸

任擺花 安陽集

元方輿勝覽大興府載佛寺三十八區中有海雲寺元

時寺有千葉杏二株名芙蓉杏傳巖起在京師築清晏

堂以此花寘餅中錢唐張叔夏見之稱其奇麗可觀江

南所無巖起索叔夏賦之叔夏為填三妹媚詞今失其

處故老茂有知之者矣 人海記

張炎三姝媚詞芙蓉城畔侶乍卸却單衣茜羅重護
傍水開時細看來渾似阮郎前度記得小樓聽一夜

江南春雨夢醒簫聲流水青蘋舊游何許誰前

芳深貯便洗盡長安半面塵土絕似桃根帶笑痕來

伴柳枝嬌舞莫是孤村試與問酒家何處曾醉梢頭

雙果園林未暑山中白雲詞

鄆王拜住薨晉王入繼逆臣誅命奉王像祠于海雲寺

黃公集

國朝之制凡為元教師者得在禁近號曰真人給以印
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
開徹洞明真君劉德化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
大都南城天寶宮道園學古錄

袁桷次韵馬伯過天寶宮作松暝碧雲深鶴歸人

倦尋朝回香滿室祠罷月生襟白鳥分山影黃鸝轉

樹陰小溪流不歇鳴咽似鳴清客居士集

契丹主鴻基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天後

世生中國嵩山集

昆田謹按遼於開泰寺鑄銀佛像在重熙二

十三年當即晁以道集中所云也

普安禪師至溫於大都作資聖寺道園學古錄

至正二十七年宮墻外長慶寺所掌成宗斡耳朶內大

樹有龍纏其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元史五行志

金天眷四年十一月廢劉豫為河南道行臺傳送燕京

囚于栢王寺竊憤續錄

卷十八補遺

永祜陵諱聞洪皓北鄉泣血旦夕臨後遇諱日卽燕山
開泰寺爲文以薦其略曰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顧于秦
牢新廟游衣冠招魂但歌于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
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嘔血又云盛
德之祀傳百世以無窮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
讀之無不掩涕

洪忠宣公行狀

張甫者本金元帥封高陽公金亾河北甫據雄霸元將
俚砦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虎者歸甫甫納
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砦奴俚砦
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窩羅虎醉俚砦
奴而推使投閣斃焉窩羅虎乃作醉下樓復乘所獻
馬以歸甫追者莫及人始服甫之用間焉

宋史

燕舊有開泰寺王沂公謂是遼魏王漢寧所建元王恽
秋澗集中載重修開泰寺功德疏亦曰廼眷燕山昔爲
遼府開泰禪寺者爰因鄴第建自樞臣然遼史宗室初
無魏王漢寧傳也

鴻雪錄

王恽同長老金燈義方暨馮君用聶文超劉敬臣王
仲通馬才卿石壽之座主賈君叔良會飲開泰丈室
詩侈殿秋烟老檜蒼春風合座捲吟觴爭傾底裏心
能見不恡歌呼興更長風調愍輸韋曲杜新詩驚絕
碧雲湯人生無似新知樂安得車輪一夜方

秋澗集

又秋日宴廉園清露堂和韻詩何處新秋樂事嘉相
君絲竹宴芳華高雲錦席翻涼吹翠蓋紅粧簇藕花
照眼東山人未老舉頭西日手頻遮賓筵醉裏聞佳

語喜動金柈五色瓜 同上

平章張侯遂初亭館每歲春例一讌諸公 同上

王暉遂初亭詩山林長往懷高致富貴逼人將奈何
閑向遂初亭上去一樽高詠紫芝歌 同上

又宴張右丞遂初園水調歌頭詞園林足佳勝鐘鼓
樂時康去天尺五韋杜此日漢金張誰似主人好客
暫趁金華少暇樽俎共徜徉三館儘英雋簪履玉生
光眺東臺登北榭讌南堂露涼玉簪零亂竹靜有深
香醉聽新聲金縷愛仰東山雅量清賞與何長高詠
遂初賦松柏鬱蒼蒼 同上

真常真人李居壽宮赴闕下特旨於奉先坊創太一廣
福萬壽宮中建齋壇繼太保劉秉忠禮六丁神將歲給

道衆粟帛有差 同上

玉暉太一宮絕句庭樹蕭蕭綠滿廊日長深鎖碧窻
涼隔簾遙見秋來處一葉輕黃墮井牀又 庭松
偃蓋青一聲幽磬隔疎櫺多應金簡朝元罷自炷爐
香讀道經 同上

大都玉馬坊耿氏石獅猛水出如霧予時爲御史目覩
其事耿出微賤而遽當台鉉此驟得不祥之極也 同上

日下舊聞卷十九

郊坰一

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

水經注

陳子昂薊丘覽古詩序丁酉歲北征出自薊門歷觀燕之舊都乃憶昔樂生鄒子群賢之游於斯為盛因

登薊樓作詩以志之

陳正字集

又登薊丘樓送賈兵曹詩東山同昔意北征非我心孤負平生願感涕下沾襟暮登薊樓上永望燕山岑遼海方漫漫塵沙飛且深峨眉杳如夢仙子曷由尋擊劍起歎息白日忽西沉聞君洛陽使因子寄南音

同上

揭傒斯登薊丘作閒登薊丘望西北削諸峰轉覺天
地肅因悲霜露濃雲閒何處笛日落滿城鐘自笑栖
遲者惟堪學老農 秋宜集

今都城德勝門外有土城關相傳是古薊門遺址亦曰
薊丘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存二土阜旁多林木蒼鬱蒼
翠京師八景有薊門烟樹卽此 長安客話

出德勝門八里爲土城元之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也
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叅議王復爲右通
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于上城卽
此地也 昌平山水記

陳孚薊門飛雨詩黑雲如鴉漲川谷雷踴電躍風折
木半天萬點捲海來森森映牕如銀竹鳳城無數笙

歌樓珠簾半捲西山秋誰知羈客家萬里一燈正擁

寒衾愁 觀光集

姚廣孝薊門詩雲樹依依接遠丘時看飛雨灑征裘
不知銅馬坊何在惟見桑乾水自流 逃虛子集

楊榮薊門烟樹詩薊門春雨散浮埃烟樹冥濛霽欲
開十里清陰連紫陌半空翠影接金臺東風葉暗留
鶯語落日林深看鳥廻記得清明攜酒處碧桃花底
共徘徊 楊文敏公集

金幼孜薊門州樹詩野色蒼蒼接薊門淡烟疎樹碧
氤氳過橋酒幔依稀見附郭人家遠近分翠雨落花
行處有綠陰啼鳥坐來聞玉京盡日多佳氣縹緲還
看映五雲 金文靖公集

李東陽薊門作薊丘城外訪遺蹤樹色烟光遠更重
飛雨過時青未了落花殘處綠還濃路迷南郭將三
里望斷西林有數峯坐久不知遲日暮隔溪僧寺午
時鐘

懷麓堂集

吳寬長至出土城作馬上衝寒出北門豁然平曠識
乾坤地連周附民猶小天作燕山勢獨尊看月未忘
黃土寺披烟仍見白浮村百官令節長來此遵豆如
流習駿奔

匏翁家藏集

程敏政謁陵懋土城瑞光寺作日下土城根夷猶古
寺門木聲牆外急人影樹中繁燕薊諸闕擁金元一
喉存故人期不至馬上共誰論

篁墩集

吳寬大勝寺作高樹叢生積水清亂蟬齊噪夕陽明

青苔滿地留人迹黃土何年繫寺名便與詩家謀共
隱不從衲子話無生繩牀久坐涼陰下縛木爲橋喜
更平

匏翁家藏集

程敏政與李賓之遊海雲寺詩偶過都城北來遊古
澗濱微風清細暑小雨泚輕塵忽起殊鄉念聊閒薄
宦身何時重載酒同作看花人

篁墩集

延祐四年詔作林園于大都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出
且曰令可爲朕春秋行幸駐蹕地受詔閱月而成南瞻
宮闕雲氣鬱葱北眺姑庸峯巒翠嶺前包平原卻依絕
巖山迴水深誠畿甸之勝境也中園爲堂構亭其前列
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孟頫請名其堂曰賢樂孟子所
謂賢者而後樂此也亭曰燕喜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

脫脫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于健德門外為皇太子祝釐元史本傳

按今之土城關即元大都城故址元時所稱健德門外乃今之土城關北也

鷹房在德勝門外中鄉五城坊巷衛集

雷思齋北郊鷹房詩遼城金草鷹房羊角風沙接

大荒野窟舊無狐兔蹟小池今有芰荷香黃鵬獨語

遮深柳粉蝶叢飛戀短墻千古幽州還禹甸卜年開

統憶先皇別朝詩集

景泰元年七月築德勝門北雙線舖實錄

按元史百官志至元十八年置雙線局提領

副使各一員當在此地

土城關北十二里為清河其水出玉泉山分流而北逕此又東會于沙河入于白河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關駐于清河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政院使朴不花二人帝不得已執而畀之其兵乃退即此地也有石橋跨其上永樂中建宣德五年二月上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上躬櫜韃騎導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度橋上復乘騎郊甸之民夾道羅拜呼萬歲昌平山水記

清河源自昌平縣西南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榆河明一統志

廣濟橋跨清河在府北三十里同上

五軍營即團營景泰初年建立于安定德勝兩關外之中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始更于此南面建閱武門閱武門起至北土城止長一千七百四十二步設將臺一座前設旗臺二座石榜牌一座鼓棚二座石旗架二座演武廳一座春明夢餘錄

神樞營即舊五軍營永樂初年建立于德勝關外之西舊神機營在新立神機營之西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將五軍營更團營以神機營更舊五軍營而舊神機營竟廢同上

天順八年三月會昌侯孫繼宗兵部尚書馬昂議將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原選馬步官軍十一萬九百餘選足十二萬分十二營上然之遂立奮武耀武練武顯武

敢勇果勇敏勇效勇立威律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名以內中十一員監錄英宗實錄

成化三年四月設十二營坐營官以平江伯陳銳等爲之憲宗實錄

成化十年八月英國公張懋上言五軍營舊教場在德勝門外初以狹不容衆而三千營兵少教場廣因而易之復立十二營又以大教場移與團營而五軍營暫就錦衣衛教場愈狹不能容今觀三千營兵終少宜就錦衣衛教場仍以舊教場還五軍營爲宜允之 同上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日大營日圍子手日幼官舍人營日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

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十營
內有坐營管操正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二千
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
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
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日五千下者永樂中
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卽此別有坐
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
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
十二日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
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
坐營把總官統之每遇出征卽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
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

在京各衛并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兩直隸衛所共
二十五萬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
畧也 穀園雜記

國家兵制初蓋視漢代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大軍中尉
主北軍而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
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
十二衛以衛宮禁擬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師
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將握兵兵隨
將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卒有意外之虞生于一
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蓋高皇帝神武久處行間洞
悉戎機當彘弓緝矢之時而所爲善藏利器強幹固本
執長筴一而馭萬宇者淵乎微矣成祖祚燕仍立五府增

七十二衛而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五軍營有步兵
有騎兵教陣法神機營皆步兵習火器三千營皆騎兵
專扈從而歲令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軍番土練
閱于京師營各用勲臣二人爲提督自是因而不改承
平旣久兵政廢弛迨己巳之變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
愍公始淑議于三大營中簡厥驍銳分爲十營還其老
弱謂之老家卽于故三營提督六人中推舉其二爲總
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領以都督一人有如遇警檄某
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名爲頭撥蓋三大營至團營一變
已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
置當是時團營凡十有二行之旣久操練寢怠兵多闌
茸乃立東西官號廳曰聽征又一變也嘉靖庚戌罷團

營復三大營而改三千之名爲神樞總督勲臣協理
以少司馬覃歷以臺省而五軍營之爲副將者二左右
前後叅將者四遊擊將軍者四樞機二營之爲副將者
一叅將者二遊擊將軍者六自嘉靖至于今微有增損
而制故不變今三大營將領副叅遊佐坐營號頭中軍
千把總見爲官者五百二十有奇而爲軍者十二萬爲
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
備兵蓋分爲三十小營合爲三大營又合爲戎政府云
大都國初制兵患其聚而難制故主于分旣分之後患
其散而無紀故主于合而談者或以爲兵利分不利合
無紀之患失在政不在制也夫兵猶水也滙爲巨浸溢
爲洪流則且有潰決衝齧不可捍禦之患疏之別之以

殺其勢則汨然赴海而趨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國
之利詎不可以假人蓋高皇帝之慮遠矣夫收太阿之
權役青指之勢其惟初制哉作京營兵制考李文節公
集

明興兵制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為三大營三大營又
變而為團營團營倣而我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
由盛衰之故大槩可考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藉
番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右哨
左腋右腋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
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
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旂寶纛等物
三千獮騎立二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

神機營二為三大營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
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春秋番練如三大營
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媮士窳日
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至不能受甲此
已已之變所由興也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乃
于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為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
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
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陳八陳分而為六十四陳
纖微委曲條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
舉廢振弱為強斯亦有足觀者天順初年務友景泰之
所為遂於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
為十二營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

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餘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餘者歲久浸失一初供役于私門指剋于主帥上下相蒙歲月無事盜脆弱與老家何異庚戌之役無能加一矢者都門晝閉烽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之畧諸臣乃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勲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者爲令及今數十年其弊又有甚于曩日者

茶霞草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井游販之徒守城出戰衣甲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爲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執袴不閑軍旅平時則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尙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已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凋敝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科道通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叅考見在者必汰夫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着伍然後人給衣甲

器械加意練習勿爲群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
世宗以其疏陳積弊皆是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廳官名
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以仇鸞爲之贊理軍務文臣
一員以復祖制以一事權仍令兵部會官定議兵部會
議言京營之制上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
以訓練五軍將士而已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軍專
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纛令旗神機營司神槍
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哨
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司至于十二圍子手幼官殫忠
等又俱有營附于五軍營中而各有司焉時營無不知
兵之將將無不練之
之條以賞罰勸懲之

按月開報
而不因止

統未尙書于謙見五

處就中挑

選十二萬團操爲十一

其號總

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各有三大營至于老
弱存留大營遂爲次撥亦應變濟時之權也至正德而
東西官廳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營中挑選精銳另設
總兵叅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啓行是十二圍營又爲
老家而兩官廳又爲團營也至于今日則兩官廳之兵
又未必精營日紛而愈弱軍日選而愈敝官多則占役
者重而軍士疲於奔走營分則稽查爲難而軍士易于
隱蔽因條爲興革六事世宗命如議遂革提督監槍內
臣既而仇鸞復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
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

一員爲正兵參將二員爲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按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導與城內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騎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業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于忠肅公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健士卒團練就于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卽於五府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尙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爲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團營之兵名爲頭撥初團營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一營以侯

伯都督等官一人爲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某營士卒啓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蓋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祖宗微意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于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于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名位謀勇相等者相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于府軍歸于營印歸于朝其意深矣嘉靖庚戌寇窺京師朝廷釐革營務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

二小營改三千營別爲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
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人協理文臣一人嘉靖二十
年添設兵部尚書一員專督二十九年改設侍郎一員
協理萬曆九年裁革十一年復設或尚書或侍郎或都
御史任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叅將二人叅將四人遊
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叅將二人
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爲戎政廳給戎政之印
柳葉篆文虎鈕如將軍所掛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
分爲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
署都督叅遊佐擊川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
專于一人練軍不專于一人行軍不專于一人皆有意
焉在苒至今益以衰敝徒靡太倉之粟不聞敵愾之風

既不能戰復不可守一日有警吾不知所以爲計也
菴小乘

三大營者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領之者總督提督協
理外有四衛營以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
官軍充之爲天子禁旅以御馬監掌印大監爲提督後
曹化淳領之改名勇衛營以黃得功調遇害爲將練爲
戰兵又有巡捕營專司捕盜以五府帶俸都督爲提督
後添設內臣一員名內提督及王之俊爲之亦練爲戰
兵改名練捕營襄城伯李國楨請選京衛幼官應襲舍
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總計京營兵不下數十萬而
可用者獨勇衛營而已崇禎遺錄

嘉靖九年五月作方丘于北郊國朝典彙

方澤壇在安定門外之北繚以垣牆爲制二成一成面
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輓用六八
陰數黃色琉璃青白石色砌四出階各八級周圍水渠
一道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濶六尺內墻
方墻二十七尺高六尺厚二尺內櫺星門四北門外西
爲瘞位瘞祝帛配位帛則燎之東爲燈臺南門外爲皇
祇室藏神版而太祖版則以祭之前一日請諸廟外櫺
星門四西門外迤西爲神庫神厨宰牲亭祭器庫北門
外西北爲齋宮又建四天門西門外爲鑿駕庫遣官房
南爲陪祀官房又外爲壇門又外爲泰折街牌坊護壇
地一千四百七十六畝 春明夢餘錄
皇地祇正位北高太祖配西向東一壇中岳東岳南岳

西岳北岳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之神西向西一壇中
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之神東向東二
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之神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
河大漢之神東向 嘉靖祀典

方丘呈地祇神位板及配位神牌俱丹漆金字 同上

南郊配位藏于泰神殿北郊配位在太廟臨祭前一日
請出祭畢仍奉入 西垣筆記

劉士驥北郊紀事元郊展禮報元功五夜神光滿碧
空靈鼓飛聲天籟裏黃琮呈采月明中漸看玉珮千
官集共祝金穰四海豐聖主精誠先俎豆遙看黻冕
坐齋宮 蟋蟀軒草

出安定門外循古壕而東五里有滿井井面五尺無收

有榦榦石三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帝京景物畧

滿井徑五尺餘清泉突出冬夏不竭好事者鑿石欄以

束之水常浮起散漫四溢井旁蒼藤豐草掩映小亭都

人詫為奇勝長安客話

林堯俞滿井詩寒泉凝碧斃一酌冷人心素縷無妨

短銀牀半欲沉畦渟魚藻入林影鳥巢深偶值堤邊

叟悠然似漢陰溪堂藁

景泰元年七月築東直門外望京村墩臺實錄

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建為南北使臣宿

息餞飲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日出燕京北門至望京

館即此春明夢餘錄

聖光寺在東直門外之北靈惠寺在東直門外之南五

坊巷衙集

靈惠寺有勅建碑順天府志

東直門外五里為春場場內春亭萬曆癸巳府尹謝杰

建帝京景物畧

兵部主事金鉉墓在東直門外六里屯大典新志

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

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述異記

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太平

御覽

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

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

楚歸燕說苑

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
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史記

秦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於所居壁間予問燕昭延
郭隗遂築黃金臺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
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
于其上因以為名聞之信然 道山清話

黃金臺在大悲閣東南隗臺坊內 金臺集

金臺有三在易水東南者曰大金臺在大興縣東南曰
西金臺又曰小金臺即燕昭王築宮師事郭隗置千金
于上以延天下士者金人慕其名亦築此臺在舊城內
游者往往極目于斜陽之中徘徊留戀 戴司成集
黃金臺有一故燕昭王所築者在定興今都城亦有二

是後人所築 長安客話

都城黃金臺出朝陽門循壕而南至東南角巋然一土
阜是也日薄崦嵫茫茫落落弔古之士登斯臺者輒低
徊瞻顧有千秋之想 同上

唐人多用黃金臺以燕昭郭隗得名然史記止云為隗
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所謂臺也白氏六帖有燕昭王
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其事蓋唐人
相承用之按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
州燕王故城中士人呼為賢士臺亦謂招賢臺後漢孔
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則臺之名已
久但無所謂黃金之說鮑昭放歌行豈伊白壁賜將起
黃金臺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

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此唐人承用所自來也臺本于昭王而王隱以為太子丹又異水經注固安縣有金臺者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則王隱之言亦自有據

樣范小乘

黃金臺在府東南十六里又有小金臺相去一里按燕昭王於易水東南築金臺延天下士後人慕其好賢之名做築于此

輿地名勝志

按府上谷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鄒道元注水經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

垂則金臺在易州明矣京師故迹傳是後人所築然自六朝至今垂之載記形之歌詠所當並存不廢夫燕之臺匪一京城東之金臺安知非寧臺展臺之舊也

張式黃金臺賦燕昭王以齊魏黷武楚趙專征地僻援寡城孤勢輕體未遑於安席心每寄於懸旌外矜嚴以示懼中慷慨而不平欲羅天下之彥摠海內之英爰築臺于國以尊隗為名知夫喬林之木可選他山之石可轉將在物之非珍謂求賢之不顯苟白駒之可繫信黃金之可賤且設而為已則以奢設以為人則為善岌然既就赫矣斯存象徘徊于前殿色晃朗於朝曦人所貴惟金我以為土時以士為賤我以

爲尊誠之未制掩前經之所論昔銅雀劔于鄴
都陽臺起于荆國聳高麗之殊觀備珍奇而盡飭徒
竭用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洎夫遺情總帳徒愴淫
心結夢巫山空資穢德豈同夫慮成經始所寶惟賢
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者烏將
樹魚自躍于深淵臣亦效誠于大國人遠誰仕于弱
燕所謂興亡必繫于賢哲勝負寧由于衆寡庶斯焉
而取斯誠大者而遠者及夫劇辛不召而至樂毅無
媒而萃咸委質而納忠願長途而騁驥然則賢爲強
國之器臺實招賢之餌空悲霸業之雄不覩濫觴之
自異乎哉歷萬古而共觀信諸侯之一致後之士寧
無郭隗之才後之君但守燕昭之位是以千乘雖貴

一士雖微必禮之而後爲用必求之而後能歸不可
誘之以利不可劫之以威因酌古之遺意惜臺平而
事非文苑英華

獨孤綬黃金臺賦戰國之分裂寰區境削兵抑者不
惟燕乎昭王乃昇身以勤德懷霸業之遠圖伊取士
之或異及成功而莫殊抗珍臺而臨碣石廓賢路而
走幽都表之以高居尊之以厚禮曷云成土木之弊
適以備股肱之體于是雲竦山峭穹崇竊篠架坱圠
以上馳飭金寶以內照泛易水之浮景蔭尾星之垂
耀是爲層構臨而時傑臻亦猶甘餌懸而巨鱗釣展
禮於此感之在彼降其尊以奉其卑豐于物而薄于
已臨燕薊之衆目傾齊趙之奇士士之得可霸其將

四海有焉士之失且亡豈直千金而已然則作爲臺
館實耗財力始若勦人終能肥國宋歌澤門以歸怨
燕尊郭隗而耀德苟順動而若斯尙何求而匪克義
遺道光聲馳風揚群材並用墜業乃昌屈于一人以
士則開霸而圖王侈于一臺以釣國則兼大而稱
強誠異虜其臣而必斃瓊其室而是亡且惟臺則沒
矣代如何其綿邈千載蒼茫一時孰爲來者曾莫副
之國是以典鑿黃金之豈悛賢如可得下白屋而寧
辭故九九之術不棄齊桓以成功善善之道克廣燕
昭以垂風用能首五霸冠七雄抑未有爲國而失士
可據盛烈于無窮

同上

韓徹黃金臺賦伊君有燕國臨朔邊當昭王旁求致

理遇郭隗自舉推賢乃曰八思爾得禮由我先旣築
高臺所損者寧辭百鎰斯爲下士效死者何啻三千
苟柱石之來助冀土宇之獲全原夫累土足階披砂
何損勢迢迢而迥出價洋洋而彌遠寧同戲馬興誘
利以立基有異思仙得富強而爲本爾乃經營是設
積思方成歛危旣差於九仞委棄自多于一簣潛思
潤屋之謀實不足貴遠得利國之術賢豈能輕所以
士因臺而取重臺因金而播名振一時之德美傳萬
古而風清是則厥狀足徵斯義可考孤峻上符于臣
節崔嵬下瞰於王道將昭于乘繼文侯忠良爲心未
敢一言得季布誠信所蹈南金置而非重北方倚而
自強來側陋以畢至歷磴道而可常乍激天風還如

擲地之響斜臨都邑更同懸市之光想夫典刑有準
聲教可則若周室之稱靈似殷鼎而在德穹崇可仰
權謀實自于一夫綱紀更張威刑遂加于四國豈比
夫銅雀美于魏日章華侈于秦時顧凌雲之小者何
積瑤而方之今與燕非匹惟唐接踵康衢絕叩角之
詠仄席無築臺之寵顧斯賦之至微安敢爲重同上
楊維楨黃金臺辭懷美人兮天一方日燕然兮故邦
耿寒照兮析木照雲蕪兮武陽瞻崇臺之千尺兮敬
弔昭王南山松柏兮度材孔良載掾載椽兮厥土燦
剛上于頊洞兮下鎮鴻龐出沒塵霧兮蔽虧景光增
黃金之改觀兮聳具瞻乎四旁吾不知壯麗之所出
今日聘士之遑遑嗟甘棠之子孫兮故崎嶇於蠻貊

鍾噲之之遺禍兮受強齊之控扼嗜若虺虎兮威若
雷霆寒吾冲之嗣祚兮哀力單而勢輕弔遺黎之疾
苦兮銜前人之憤烈思英雄以共奮兮庶國耻其可
雪千金一擲兮聘席之珍尺璧非寶兮寶于仁人市
遺骨以招駿兮續龍其奮趾劇不召而自至兮鄰
聞風而亦起教委質以駿奔兮爭來輕于千里蓋一
誠之感激兮固非誠之所餌也寶鼎九廟兮金城
四壁大邦懷勢兮小邦畏力振吾旅于臨淄兮迫窮
寇於莒墨齊器設於寧臺兮故鼎返于磨室灑九京
之宿憤兮誠一時之偉績也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兮
瑤之臺以侈亡雲夢盪平游盤兮姑蘇鳩乎內荒戲
馬鄙於剗印兮銅雀泣平分香哀章華與望海兮踵

神明與柏梁編以金玉兮絡以綺組列垂棘兮錯落
玄圃國士一空兮禍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兮增激
古之慨慷去千載如一日兮金之臺至今其有耿光
嗚呼噫嘻望碣石兮山巖巖涼風蕭蕭兮易水波訪
故址兮何在招望諸兮悲歌易可竭兮碣可蹉高臺
之風兮不可磨麗則清音

陳子昂薊丘覽古詩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
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陳正字集

又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
悠悠忽愴然而涕下同上
李白詩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

復齊來奈何青雲士盡我如塵埃同上

養賢才方知黃鵠舉下里獨徘徊李集

柳宗元詠史詩燕有上金臺遠致望諸君嗷嗷事強
怨三歲有奇烈悠悠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

異嘉穀坐煇熒致令金石誰顧蝨蠕群風波歛潛
構遺恨意紛紜豈不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

顧安子亦垂文柳集

聶夷中燕臺詩燕臺上金上欲招儒雅貴得賢士

本史進於隗者自然樂毅徒趨風走天下何必馳鳳
書旁求向林野又燕臺高百尺燕滅臺亦平一種是

亡國猶得禮賢名何似章華畔空餘禾黍生文苑英華

唐無名氏詩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傑乘風來
 家燒書殺儒容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
 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
 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烟五陵樹玉堂嘉話
 郝經賢臺行高臺突，燕山碧黃金泥多土猶
 日暉朧赤羽旗燕王尚前席費盡黃金臺始成
 一朝拜隗人盡驚誰知平地幾層土中有全齊七十
 城禮賢復仇燕始興與諸侯雄並駕七百年來不
 用兵一戰轟然駭天二城未下昭王俎火牛突出
 騎劫誅臺上黃金少色惠王空讀樂毅書古來燕
 趙多奇士用舍中間定典廢還聞趙括代廉頗敗國
 亡家等兒戲燕子城南知幾年臺平樹老漫荒煙

言騏驎能千里祇重黃金不重賢

陵川集

劉因詩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
 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為
 士重輕德輝照千仞鳳鳥繞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
 饑鶯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
 自此成黃金與山並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
 有餘清劉靜修集

陳孚詩魏坡十二青雲樹老樹偃伏猶穹圭長裾已
 翳星辰去殘陽空挂盧溝西召南六百年宗社一日
 黃金重天下精纏寶氣夜不收又見殘陽明朔野觀
 光集

貢師泰詩昭王銳志移青社築土懸金奉賢者四方

劍珮集強燕千里風塵馳駿馬郭君自舉先群豪
生獨步超凡曹酬恩一雪霸國耻建功並倚雲天高
君臣意氣千年少落日荒涼沒秋草黃金價貴滿長
安惆悵英雄布衣老

玩齋集

岑義黃金臺詩雕墻峻宇無不亡薊城築宮國乃昌
屈身延士禮優異四方英役如雲翔郭生馬喻真良
策亟拜樂卿為上客兵行旬日入臨淄秦楚諸君咸
辟易夙心已雪先王耻七十齊城祗餘二君王先去
主帥逃嘆息後人非繼志魏臺悲慘朔風號不知騎
奴何時招

栲栳山人詩集

葛邏祿趙賢京城雜言千金築高臺遠致天下士郭
生去千載聞者尙興起我亦慷慨人投筆棄田里平

生十萬言抱之獻天子九關虎豹嚴撫卷發長喙金
臺集

又黃金臺懷古詩落日燕城下高臺草樹秋千金何
足惜一士固難求滄海誰青眼空山盡白頭還憐易
河水今古只東流

同上

楊維禎金臺篇高臺起朔方金色照天光上有七十
二鳳凰金鼎玉食高頡頏王不居志獨苦拜師禮重
心愈下群賢起南西東國耻一洒黃金空十年燕雌
今日雄君不見姑蘇何用黃金屋埜鹿穿花豕銜蓀
鐵崖樂府

林環金臺夕照詩高臺曾此置黃金人去臺空碧草
深落日未窮千里望青山遙映半城陰雁將秋色來

平野鴉帶寒光過遠林昭代賢才登用盡不須懷古
動長吟 綱齋集

薛瑄黃金臺詩千年燕社已消沉尚有荒臺僅數尋
壞埽只今生翠鮮頽垣無復貯黃金山衙落日留殘

照樹擁孤雲帶夕陰駿馬無聲衰草合冷風涼月暮
虫吟 敬軒集

桑悅招賢里詩公卿薦士久不作此地舊有招賢名
誰知燕臺一坏土可直全齊七十城魏闕遙遙楚天

碧滿眼白雲流水急小山叢桂不聞歌秋空月冷黃
金泣 思元集

薛蕙昭王臺詩燕昭無故國薊野有荒臺寂寥黃金
氣淒涼滄海限腐儒終報主亂世始憐才回首征塗

上年年此地來 西原集

王謳登燕昭故臺騁望詩宣武門東春日昏登臨病
眼尚乾坤廢臺荒草王孫賦流水空山蜀帝魂萬里

風雲還北極千年戰伐此中原浮名今古堪垂泪底
事絃歌有故園 彭衙集

蔡經燕臺詩燕王本意築金臺祇謂能收濟世才何
事荆軻終遠去空盡樂毅不歸來平沙古嶂河山在

落日鳴琴草木哀三輔雲晴瞻北極九重宮闕自天
開 十洲集

林燭金臺詩黃金銷盡獨空臺雲水蒼蒼紫翠堆鴉
噪夕陽歸畫堞碑連暮靄翳蒼苔平河水落盧溝遠

古峽人從鳥道回聖代祇今多稷契紛紛誰數樂生

才長林存稿

方問孝金臺懷古詩幽燕大道寒風急幽燕遊子悲
行役一片傷心愁白楊况復蕭條尋舊迹誰家古臺
高入天人猶道燕王賢郭生一去餘蔓草但有蒼
蒼野燒飛寒烟可憐賓客俱灰燼西河之水東流迅
歲久曾無異代金臺荒不見當時駿燕王昔日何雄
哉今人走馬燕宮來謾言海內無奇骨何人更築黃
金臺往事今已滅悲歌壯懷裂龍劍空橫易水波貂
裘不耐燕山雪山河寥落陳迹空月明還與燕時同
英雄慨不復見唯聞嘹嘹天際哀征鴻卷耳齋集
永樂十六年九月設北京壩上義河北高岬石橋兩石
渠黃土北草場七倉隸順天府成祖實錄

宣德元年六月設順天府壩上南北二倉專掌馬房草料宣宗實錄

正統九年八月朝陽門外倉成名大軍倉隸後軍都督府以貯操備馬料英宗實錄

元董守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鎮高安張質夫蒲陽陳衆仲讌集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盤上人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周伯琦揭傒斯歐陽元功和其詩春明夢餘錄漱芳亭在齊化門外道士吳全節所建同上

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溪口真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閑閑宗師全節時為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

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
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以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
暮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贖
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
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所往來者袁學士伯
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
和之

輟耕錄

至元初姚長者仲實於城東艾村得沃壤千五百餘畝
構堂樹亭繚以榆柳環以流泉藥圃蔬畦區分井列日
引朋儕觴詠其間優游四十餘年泊然無所干于世
樓集

弘治十七年二月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延壽塔并殿宇

鄧麻墻垣命內閣撰勅令司禮監太監李榮內官監太
監李興提督監造大學士劉健等言佛老之事無益于
世有損于民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所以治
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相望僧道成群齋
醮不時賞賚無算謂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近年以
來災異迭見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
民其功何在乃造為延壽之名上惑聖聽嘗聞堯舜之
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塔寺不知誰與延之况塔
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為賑濟之用即可以
活百萬生靈之命豈非延壽一大功德哉伏望陛下收
回成命將前項塔寺即為停止其勅書免令臣等撰擬
上曰卿等言是其即停止之

孝宗實錄

正德三年十一月劉瑾劾元真觀于朝陽門外大學士

李永陽為製碑文國朝典彙

出朝陽關沿河往南有天妃宮五城坊巷衢衢集

天妃林姓閩王時統軍兵馬使願之女能乘席渡海雲

浮島嶼人呼曰龍女宋雍熙四年昇化湄洲父老相率

祠之名其墩曰聖墩閩書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時閩都巡檢林願之第六

女生于晉天福八年以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昇化

厥後嘗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宣和癸卯給事中

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遇風人舟俱溺獨路舟神降于檣

無恙使還奏于朝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己卯海寇入

江神駕風一掃而遂加封昭應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

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封助順顯衛

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濟東西洋

考

凡名山大川忠臣義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

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

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

致祭于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元史祭祀志

洪武初復有護海運舟之功五年封孝順純正孚濟感

應聖妃閩書

丘濬天妃廟碑京師舊有天妃廟在都城之巽隅大

通橋之西景泰辛未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請升為

宮然規制尙存其舊弗稱宮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

乃募材鳩工拓大而一新之祠神之宮茲其稱矣臺會稿

東嶽廟自前元規制宏麗累朝歲時勅修編廟戶守之長安客話

朝陽門外有東嶽廟其塑象劉鑿手製墀中豐碑三通其一為張天師神道碑趙文敏孟頫書其一為仁聖宮碑虞文靖集隸書其一為昭德殿碑趙世延書燕都遊

志

廟在朝陽門外二里元延祐中建以祀東嶽天齊仁聖帝正統中益拓其宇兩廡設地獄七十二司後設帝妃行宮宮中侍者十百或身乳保或為妃治膳奉匱有二浴盆受水數十石道士贊日疾者入洗帝妃前懸一金

錢道士贊入者投錢中則得子人盤所攜錢以出三月

二十八日言是帝誕辰都人陳鼓樂旌幟結彩為亭閣導帝出遊觀者塞路取醉松林乃歸帝京景物畧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元嘗為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

一而獨長于塑天下無與比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為之至元尤妙搏換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輟耕錄

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于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

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後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功也因又造炬靈公司命君像而佐侍諸神有帝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功者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初正奉欲造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遇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儀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闕也

長春之白雲觀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畧不可優劣又上都三皇廟像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亦正奉之所造也 道園學古錄

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鑿塑說者疑鑿與元音相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賢祠其像塑自劉鑿則鑿別是一人著名于正奉之先者也正奉塑像處文靖特爲作記元史方技傳云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下云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而劉同人紀帝景物遂目爲藝元足資噴飯 析津日記

唐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壬辰封泰山神爲天齊王 唐會

宋大中祥符元年封禮華詔加號泰山天齊王爲仁

文獻通考

聖天齊王五年詔加上東岳曰天齊仁聖帝文獻通考
元至元二十八年春加上東岳為天齊大生仁聖帝元
史祭祀志

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五代會要

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畢親幸泰山三郎廟加封炳靈公
文獻通考

虞集東嶽仁聖宮碑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
元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為
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
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鳩工而留孫歿後
年今世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大發累朝賜金
以成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以祀

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
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
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
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
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
于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
媿之容天曆建元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長
公主于全寧還及國門皇后迎母于郊主禮神拜祝
而後即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深
若干畝為屋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遠歲時內廷
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勅命臣集撰
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

維五成在天子有巖岱宗望之東郊雨雲來敷會不
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白神祇若天子
神聖惠于民人賸言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戶納陛
登陟青青五組兼幣加璧禮有舉之祇益以因即祠
不違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
來輯炮盈大亨寢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
載酒帝藉于耜以先農八節我齋事我觀我稼視邇
知遠爾煦爾澤自我畿甸相被采桑被于沃饒相彼
元鳥亦集其條濺濺流水駕言來夜受乃載鬪思皇
朱芾出其闔闔士女車徒來戶來宗壽天在予庇我
民庶克修孝弟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其履弗驚災癘
弗嬰熙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

登封則有貞王 通鑑學古錄

趙世延昭德殿餽古者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稽之
虞舜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
后歷羣岳如岱禮至冬乃畢秦漢以來時巡之禮或
講或輟鮮紹乎古矣禮五岳視三公至唐始封以王
爵司馬承禎又請旁立真君祠宋因加帝號岱曰仁
聖自是祠徧郡國皇元有天下世祖皇帝遣使賞
香帛詣祠致祭至元辛卯加封大生於以祈祀噉以
永皇圖邕百嘉以厚民生也國初城大都規模宏遠
祀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
大宗師張開府留孫於延佑末買地城東擬建東嶽
廟事既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



爲之儻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報効也上益嘉
賞遂勅有司護持毋得阻撓方得涓吉鳩工而開府
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念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
勞費於至治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癸亥春成四子
殿成東西廡諸神之像各如其序而後殿則未遑也
泰定乙丑徽文懿福貞壽大長公主東歸過祠有禱
撰繹錢若干緡竟其所未竟者天曆改元皇上入慕
正緒上來朝適後殿落成事徹宸聽賜名昭德命大
司徒臣郭山奉宣玉音諭臣世延文諸貞珉用昭攸
久臣惟五氣流行木位東方四時順布春居歲首仁
者木之德生者春之用然則天地發育萬物之功皆
本於東方故羣岳祀止方域而岱宗祠徧海宇雖與

禮經稍殊然推原所以致人心嚮往之深者其在茲
乎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泰山蓋魯之望也今主
食邑於魯則諸侯得祭其山川在境內者以邦君之
母有事於望祀宜乎神之聽之異於季氏之旅矣况
際聖天子膺天景命百靈莫不受職其於默佑顯相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宜何如哉是宜爲銘銘曰
兩儀肇分元氣流行方岳奠位於赫厥靈巖巖岱宗
惟魯之望時巡首途秩祀攸尙帝出乎震春育無窮
仁聖大生代有褒崇相我國家熙洽民物昭明在上
有禱弗咈貞壽之東歷祠捐金五襖未歸靈宇靖深
帝曰休徵維天允棐悃懃全受若合符軌含齒戴髮
罔不懽心天子萬年式詔來今日雨曰暘母愆母忒

有年屢書報祀無斁

吳澄大都東嶽仁聖宮碑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爲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也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而古今祠祭禮各不同嶽者地祇也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四瀆立廟自拓跋氏始當時惟總立一廟於桑乾水之陰逮唐乃各立一廟於五嶽之麓若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則肇於宋氏之中葉古者祭五嶽之禮視三公蓋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諸神諸祇皆帝后之臣也天之日月地之嶽瀆臣之最貴者三公爲臣之極品故祭之禮與公齊等祭之秩次如公而非以公爵爵之也唐先天開元間調漢以來王亦爵也位公之右於是封嶽祇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

致隆嶽祠猶以王爵爲未崇極於是尊嶽祇而號之曰帝意在乎尊之而已禮之不可有不暇計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所以起大賢之慨也旣廟之又爵之旣爵之又像之地祇而肖像若人焉至於今莫之或改也我世祖皇帝平一海內制作之事未遑尙仍前代之舊東嶽舊號天齊仁聖復加新號曰大生郡縣並如金宋時有廟以祭東嶽大都新築規模宏遠祖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太宗師張開府爵孫職掌禱祠晨夕親密欽承上意買地城東擬建東嶽廟事旣徹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爲之倘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効報也上益加賞遂勅有司護持毋得阻

撓方將涓吉鳩工而開府遠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全
節深念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勞費於壬戌春成
大殿成大門於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廡西廡神像
各如其序魯國大長公主捐資構後寢勅賜廟額曰
仁聖宮特進以書來請記予規先開府之報上恩今
特進之繼師志忠敬出于一誠其美可書也而余因
及古今祠祭循習之由以俟議禮者之討論方今龔
累朝積德之餘際百年典禮之會明聖在上仁賢布
列必將追復二帝三王之懿盡革魏唐金宋之駁其
于東嶽也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
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殿縣于其方嶽而不
偏祠于郡縣夫如是雖元聖復生必無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之嘆乘大平之基新一代之典昭示萬世之
法程斯其時矣何幸吾身親尸之哉 吳文正公集

正統十二年八月京師重建東嶽廟成

英宗實錄

英宗御製碑略天下之嶽有二而泰山居其東民之
所欲莫大于生而東則生之所從始故書稱泰山曰
岱宗以其生萬物爲德爲五岳之尊也廟而祀神于
都城之東示欲學民生也乃詔有司治故地于朝陽
門外規以爲廟中作二殿前名岱岳以奉東岳泰山
之神後名育德爲神寢其前爲門環以廊廡分置
如官司者八十有一各有職掌其間東西左右特起
如殿者四以居其輔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又前
爲門者二傍各有祠以享其廟之神有館以舍其

奉神之土廟之廣深凡若干畝爲屋總若干楹蓋始
于正統十二年五月落成于八月襄時致以香幣冀
神運生生之機于無窮亦庶民所欲之一也同上
張居正勅修東嶽廟饒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京
師則廟朝陽門之東相傳唐時已有而國朝正統中
益恢崇之增廣皇帝乃製廟碑大受歸于厚民生順
民欲明德遠矣自餘年來廟廢地聖母慈聖皇太
后捐膏沐資若干皇亦儲若干工始于萬曆
乙亥八月周歲而落成太岳集
李廷機勅修東嶽廟碑都城朝陽門外東嶽廟正統
中勅建萬宗皇帝御製碑在焉萬曆壬辰更于寢殿
左右作配殿繚以樓廊前樹棹楔賜額曰弘仁錫福

經始于二月落成于某月 李文節公集

都中多不斷聖教序本閩人王衍相摹刻一通于嶽廟
頗欲亂真惟領袖也之也字回筆不從上出客燕雜記
東嶽廟南數百武卽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森沉蔽日
都人所謂黑松林也 長安客話

孫茂芝三月晦日遊東郊松林蝶心花詞落盡棠梨
春已暮芳草多情纔過濛濛雨柳絮顛狂飛不住秋
千正在濃陰處廟口神絃初罷舞畫扇輕衫隨意城
東步笑逐鈿車歸去路酒香一行青松樹 燕都遊覽志

東嶽廟東五里許唐太宗東征高麗嘗屯兵于此虛設
困倉以疑敵人俗因呼其地曰蕪糧臺 長安客話



南北通泐寺有勅建碑順天府志

朝日壇在朝陽門外綠以垣墻嘉靖九年建西向為制

一成以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壇方廣五丈高五尺九

寸壇南用紅琉璃階九級俱白石靈星門西門外為繚

廬瘞池西南為具服殿東北為神庫神廚宰牲亭燈庫

鐘樓北為遣官房外為天門二座北天門外為禮神坊

西天門外迤南為陪祀齋宿房五十四間護壇地一百

畝春明夢餘錄

嘉靖九年禮臣率欽天監正夏祚等會看得朝陽門外

三里迤北錦衣衛指揮蕭燄地東西闊八十一丈南北

進深八十一丈堪建朝日壇從之嘉靖祀典

春分祭大明于朝日壇開歲親祀以甲丙戊庚壬年行

事一之神位版金地未書其祝一示書一

言一九月日以齊化門外木廠曠地置花園草場一

後軍都督府宣宗實錄

月河梵院僧道深別院也池亭幽雅甲於都邑春明夢

餘錄

月河寺有三亭歲久皆圮聚景亭更破蓋在阜上高出

林杪風雨莫為障也破亭下有石琴美具錄

程敏政月河梵院記月河梵院在朝陽關南首菴園

之西苑後為一粟軒曾西墅道士所題軒前峙以巨

石西闕小門門隱花石屏屏北為聚星亭四面皆闌

檻亭東石盆高三尺夏以沉李浮瓜者亭前後皆石

少西為石橋橋西雨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葺舍一

楹曰希古東聚石爲假山峯四曰雲根曰蒼雪曰小
金山曰璧峰下爲石池接竹引泉水涓涓自峰頂下
池南入小牖爲槐屋屋南小亭中度鸚鵡石重二百
斤色淨綠石之似玉者凡亭屋臺池悉編竹爲藩詰
屈相通自一粟軒折而南東爲老圃圃之門曰曦先
其北藏之審審東春意亭四周皆榆柳穿小徑以
行東有板橋橋東爲彈琴處中置石琴上刻曰蒼雪
山人作少北爲獨木橋折而西爲蒼雪亭亭下爲擊
壤處有小石浮屠循坡陁東上爲灰堆山山有聚景
亭望宮闕歷歷可指亭東曰竹塢下山少門曰看
清結松爲亭踰松亭爲觀瀾處遠望月河水自城北
逶迤而來觸斷岸潺潺有聲別爲短墻以障風雨曰

考槃樹路旋而北門曰野芳少南爲蝸居東爲北山
晚翠校苑僧道深通需書宣德中住西山蒼雪庵賜
號圓融顯密宗師後歸老乃營此自娛自稱蒼雪山
人篁墩文集

李傑徐源陳瑄吳寬趙寬周庚六月望日月河寺聯
句勝游不易得李交朋豈前期夏雨適初霽徐晨光
良以熙浩然發遐想陳決矣來無疑久負社中約吳
徒勞林下思幸從長者後趙肯爲明時遺聯鑣出南
郭周載酒臨東菑天空遊氣淨李礪曲流泉漪鳴蟬
翼自振徐浴鷺群相隨長沙披斷岸陳茂樹綠清池
盤礴衣未解吳起坐杯深持登高豁望眼趙披爽掀
吟髭逢岑青作供周芳郊碧含滋右顧城闕壯李下

瞰川原界鼻盧恣譴飲徐臧獲欣狂嬉聚景此亭古

陳歷塊我馬遲悠悠晚日下吳漠漠涼風吹仄行避

叢棘趙窮入披荒茨樾陰夾修谷周苔花蝕殘碑人

喧鳥聲寂李樹偃石丈支細路渺微白徐暮雲堆重

黛宴席苦留慈陳旋途載謀客盪中雜野藪吳鉢內

分園葵賞心惜短景趙撫迹傷多岐追歡匪難再周

折簡君母辭李吳其集

喜奎徐源李傑陳瑀周庚趙寬吳寬七月一日重游

月河寺心句新秋雨初霽蕭涼颺入林細徐散坐紛

簪福李清吟曉簷砌陳人如竹林賢周飲比河朔例

趙與象樂兩忘吳情予志相契蕭高雲冠遙岑徐爽

氣掃炎壇李樹杪出驚蟬陳潭心響遊鱖周萬籟俄

寂寥趙重城豈迢遞吳平原縱遐瞻蕭古剎肆頰詣

徐解帶懸橫枝李尋幽履荒薺陳紀遊得舊題周詠

物嘉古製趙吹竹憐老伶吳跳丸嘆浮世蕭群芳芬

鬱週徐遠翠稜層翳李晚色恐歸人陳田苗喜毗隸

周聯鑣溪路長趙餘韵吾當贅吳同上

長慶寺隆壽寺俱有勅建碑在朝陽門外順天府志

至正二十七年六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

皆剝元史順帝紀

目下舊聞卷十九終

日下舊聞卷十一 補遺

郊坵一

正德十三年
 丙午上還自宣府羣臣迎駕于德勝
 門外上戎服騎馬佩劍而來羣臣叩首道左上下馬
 坐御帳大學士王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楊毛
 紀奉金花稱賀
 飲畢馳馬由東華門入宿于豹房

漫錄

王文公詩云功誥蕭規慙漢第恩從隗使詫燕臺然史
 紀止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
 何人為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為據按新序
 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屢用黃金臺事如
 誰人更埽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埽灑黃金

日下舊聞

卷十九補

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
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揚眉結我黃金臺黃金臺
賢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
有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
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于白也又按唐文粹有
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宋任昉述異記燕昭為郭隗築
臺今在幽州燕王散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稱招賢臺
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築
臺以延郭隗然皆黃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
璧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臺之名始見于此李善
引王隱晉書段匹碑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
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勿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

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世多以為昭
以為燕何也余復見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者
舊言昭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睡燕昭
創于前丹踵于後以此知昭臺以也蓋如此
也齊

陳子昂送魏萬之落第還鄉書
起黃金臺
揚巨源題范陽臺詩
若令蓬蒿代
皇甫松登郭隗臺詩
欲何顏使我子
胡會黃金臺
日下

欲問駘馬無處

金臺上草連天

蘇詩

汪遵燕臺詩

昭賢萬古名高臺依舊對燕城

今寂莫無人

去秋來草自青

蘇史詩

高啟送人

江南草長蝴蝶飛白新自燕山

歸燕山

易水寒風薊門雪一杯勸君歌莫

哀歸時感

君不見荒苑秋來土花紫霸圖

已歇照下

人延國士

河集

張泰金臺

一好士高築黃金臺身事

郭隗賢路

行樂毅乃感激車

破齊呼吸

義領諸侯其如惠奔趙失

神駿交師

兵顏火牛下宿恥除復來哉築

臺意長使後

音類選

祝顥題金臺驛詩西風匹馬上金臺燕趙山河實壯

哉萬里有誰收駿骨千秋無復見奇才孤城落日鴉

空噪絕漠浮雲雁自平懷古思今吟不盡一樽聊向

驛亭開

同上

天妃宋徽宗宣和間路允迪使高麗八舟溺其七見妃

朱衣坐桅上舟藉以安歸聞于朝賜祠額名順濟高宗

朝封崇福靈惠昭應夫人孝宗朝以助勦温台寇封靈

慈昭應崇善福利夫人光宗朝以救旱封靈惠妃寧宗

朝以救潦加封助順又以淮甸退敵屢加顯衛護國助

順嘉應英烈妃理宗朝以濟興泉饑加封協正又封靈

惠助順嘉應慈濟妃壽以錢塘隄成加封善慶既又以

顯靈焚寇進顯濟妃元世祖封護國明著天妃進顯佑

成宗加封輔聖范民仁宗加封廣濟文宗加封靈感助
順福惠徽烈賜額靈慈皆以漕運危險立見顯應故也
明太祖封昭孝純正平濟感應聖妃成祖封護國庇民
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莊烈帝封天仙聖母青靈普
化碧霞元君已又加靜賢普化慈應碧霞元君使琉球
雜錄

趙志皐勅修東嶽廟記畧都城朝陽門外里許有東
嶽廟正統中勅建英宗皇帝御製碑在焉越百餘年
而我皇上以聖母慈聖皇太后昔拓而新之惟時萬
曆丙子迄今壬辰又十七年矣皇上寤寐靈嶽敬祀
益虔復出帑儲命司禮監太監張誠選委內臣陳朝
用繕葺藻飾更于寢殿左右作配殿繚以樓疏前

掉楔賜額曰弘仁錫福始于二月二十六日落成

于次年三月十一日上立石廟庭詔臣志皐爲之

記六虛堂藁

元東嶽廟有石壇繞壇皆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亨先
後居之張留孫弟子三十人之二也虞道園城東觀
杏花詩明日城東看杏花寧兒子早將車路從丹鳳
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裏賒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
少塵沙絕勝羊傳襄陽道騎西風雜鼓當時同游
者歐陽元功陳衆仲揭曼德諸公葛邏祿易之詩最憶
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化來是也又嘗賦風入松詞
題之羅帕詞云畫堂紅袖向晴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
直金鑿殿東風軟花裏停添書詔許傳官燭香羅初剪

朝衫御溝水泮水按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幙寒猶在
憑誰寄金字泥械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柯敬
仲購得之裴黃作軸張仲舉爲賦模魚子詞紀其事云
記蘭臺舊時風景西樓燈火如畫嚴城月色依然好無
復綺羅游冶歡意謝向客裏相逢還有思陶寫金尊翠
筆把錦字新聲紅字小拍分付倦司馬繁華夢喚起燕
嬌鶯姪肯教
夜楚方玉潤吳蘭媚一曲夕陽西
下沉醉罷君試問人生誰是無情者先生歸也但留意
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自注楚芳吳蘭二妓名詞
公之詞皆極溫麗足爲玉堂嘉話也
詞苑叢譚
奉秋後語燕昭王曰安得賢士以報齊讐郭隗曰王能
築臺于碣石山前尊隗爲師天下賢士必自至也王如

其言作臺以金玉崇之號真金臺述異記臺在幽州燕
王故城中上谷圖經臺在勿水東南十八里其說不同
草堂詩箋

司馬光燕臺歌萬古蒼
三臺衰燕臺賢客姓名誰
君看碣石崑中草寧似
王擁篲時傳家集

陸深出土城詩
建進麗景晴始欣出塵

想遂暢同物情天
垣曲淵紫舊京民俗遠漸

樸山照去猶明天關古無對邊塵今自清撫時感雨

露綠禮報生成因公遂似往倡言紀茲行
儼山集

馬世奇扈從東郊朝日同羲馭輝黃道鑿輿肅紫宸

嚮離先視夜出震恰當春蒼壁王宮近元端帝座親

朝光開萬景雲起欲扶
滄寧君詩集

王暉望黃金臺歌君不見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有
二年燕人歌血纒一見下逮戰國尤茫然惟南聲教
耻不與苦羨齊魯多黃金不惜築此臺當時何
限郭隗材政緣市駿集甘雲烟轉盼龍媒來古稱
得士國無小甘棠世業大開悲風蕭蕭易水暮往
事不復令人哀昭王之秋澗集黃金高臺安在哉

日下舊聞卷二十

郊坰二

出東便門有十迴橋水從玉河中出波流演迤帆檣往
來可達通州二三園亭依澗臨水小舸從几案前過林
間桔槔相續大類山莊燕都游覽志

至元二十八年郭公守敬上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
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
水門入城環漚于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
舊運糧河十里一置牒皆至通州凡為牒七距牒里
許上重置一互為提闕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
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于二十九年
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公又欲於澄清

牌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立牌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不就而罷

元名臣事畧

高原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厝七橋十二人蒙其利

元史本傳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直泊于都城之滙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興鑿刻日使畢太師淇陽忠武王率其屬着役者服操畚鍤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名通惠河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

元名臣事畧

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甕山諸泉水世祖至元二十八

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厝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爲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一十二處共長三百一十步壩厝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爲便益從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元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

元志

延祐六年十月浚通惠河

元史仁宗紀

天曆二年八月發諸衛軍浚通惠河

元史文宗紀

歐陽原功中書右丞相領通惠河都水監事政績碑
中書右丞相定柱公自居平章首席旣而陞左相又
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卯之正月迄今數
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都水監長貳
賓佐共其實蹟請于翰林歐陽元文其事于石以貽
後世元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綜萬幾朝野
政務莫非相業所經綸也奚獨於水政紀述乎其長
貳賓佐進曰我國家之置都水也始于至元之辛卯
丞相完澤實倡其端當時聖君賢相爲慮甚周爲制
甚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諸
泉潄爲七里東流入自城西水門滙積水潭又東並
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

又潄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
是爲通惠河置牒二十有四跨諸牒之上通京師內
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牒以制畜洩橋以惠
往來乃卽選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有一隸監
專治其事牒與橋初置于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
械之命牒戶學爲石工木鐵煉堊皆習其技歲械牒
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蕪若
千諸牒皆石一切工役取具牒戶不擾而集國計之
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有司擅以牒戶抑
配各驛以給驛至元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
就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若干戶餘州縣之
侵軼牒戶者悉禁絕之他戶有避徭役之類仍因而

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隳漕法不滯有關國計
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衡漳貫之遡漳
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于臨清堂邑之壩過壩而南
爲會通河盡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淮至
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爲水利博矣有如京城西之
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莫
制守堤吏與牒戶晝夜分番邏視不瞻則借兵士於
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之修牒戶之復丞相有功于
斯甚大可無紀述乎元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
唐虞爲澤虞在成周爲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少
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都尉
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謁者晉改

臺又置前後 左右五水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
衡令蕭梁改爲大舟卿宇文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
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
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
置都尉趙宋爲都水監置判監判及丞主簿等員大
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筭
就司其政以充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盡征其
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
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况古之都水有不可同年
語者矣但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隔關隘之險
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濬
洛入汴淪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而暨于河

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以上皆爲我國家用
南之粟歲漕數百萬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
東南貢賦凡上下供之物歲億萬計絕江淮河而至
道通惠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民生日用之所須不
可悉數二河沂沿南北物貨或入或出徧天下者猶
不在是數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遶出南詔之後
歷交趾日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
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
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
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守之乎昔者舜舉
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
益益嘗司之然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事

也歟元職在大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柱其
名乃祖乃父三世宿德逮事列聖篤于忠貞數從王
師戰金入隣多積功伐不妄俘戮不希寵榮有陰德
餘慶施于後人丞相踵之敷歷臺閣三十餘年清
如一熟知國家典故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决大
不徵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之風來求文以紀
蹟者都水堊素達爾段定僧少監完澤鐵哇爾大
奴薛徹篤監丞鎖南滿慈普化沙喇贊卜馬兒吉
經歷山山知事祁思道爰系以詩曰國治水官象
元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
天一並牧八荒乃據析津廼建神州囊括萬派衡
其流東瀆白浮遵彼西山卽是二平流畢昂間西挹

紫宮南出臯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東溟天池若
我瀦給我漕輓徑達宸居河濟淮江陳若指掌我
二渠利盡穹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
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王昔命
厯戶習鍛習礪鍵木膠堊各程其藝制少有厯通道
有梁息耗有則啟閉有常夫何厯戶俾役驛廩是求
善書俾掣之肘相君既告厯戶內復每歲鳩工羣匠
來族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彼
在國血脉在身百體輸精五官嗇神為股肱水
實興榮衛不凝辰肱宣能維相君量土蠶火野汪
淵淳安靜整暇維相君力砥柱龍門捍彼衝潰國
樊垣有方斯定有量斯寬爰調雍容歲溢旱乾

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庠績百川是障世皇濬渠

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洵美相君海內稱賢罔假

哲輔專美于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叙惟歌作老

太史太史作訶載以龜趺

圭齋集

成化七年冬十月戶部尚書楊昺工部侍郎喬毅上治
通惠河舊道事宜先是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奏每歲
漕運自張家灣舍舟陸運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餘
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于此河般運
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奏欲于此河積水船
又有議欲于三里河從張家灣煙墩橋以西䟽挑
旱灘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
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䟽挑惟用閘蓄水令運糧衛

每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挨次剝運如此
運上得省脚費矣事下工部尚書王復同太傅會昌
孫繼宗吏部尚書姚夔等議謂通惠河道開座若得
通誠有益于國計但地形水勢高下并令用罕夫物
俱難約度請命戶工二部堂上官各一員會漕上恭
袁佑率識達水利官匠前往相度上以命出毅遂同
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
州地方三里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元史并
聞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云開河原有舊閘二
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船不能進入城內
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
須用從宜改圖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泉水往

之流經過祖宗山陵恐于地里不宜及一畝泉水經
過白羊山溝雨水衝激俱難導引其城南三里河至張
灣運河口表如餘里河河源正統年間因修
城濠作壩蓄水慮恐雨多水溢入于陽橋東南低窪處
開正統濠口以泄其水始有三河自丁三里至
八里莊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舍貫墓流自十
里迤南全接舊河流入張家灣白其水深處止有二
三尺淺處一尺余濶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
此河行船河身窄狹淤淺必用開濬人家房垣墳墓必
須拆毀且今寬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于五丈
之深四况春夏天旱泉脉易乾河水更少糧船
亦船俱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剷削低者缺

者必須增築壘塞又有走沙等湍俱要創閘倘水淺少
又須增引別處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迤
西直至西湖堤岸未免添置閘空若引草廠之水必須
于大祀壇邊一路剗鑿溝渠凝況其源又止出
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路亦不深大矣此河
天口則淤壅淺澀雨澇則漫散徒勞人力卒難成
功決不可開况元人開此河曾用口之水其勢洶湧
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為廢河此不可行之明驗也
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泉諸水其源皆出
于西北一帶麓堪以導引滙于西湖見今大半流出
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止引至玉泉諸
水從高粱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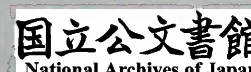
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于正陽門東城壕將泄
入三里河水開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閉天旱
則閉閘潞水短運剗船雨澇水大則開閘泄水故
行况河道開座見成不用增造官吏開夫見有不
須添一等勘時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
剗船日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大船亦可通行止
是開座河渠間有决壞淤淺處須加修濬較之三里河
工程甚小况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交便
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上納
左內食官軍得以就近關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運
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之貢獻皆得直抵
都城下足以壯京師萬年太平象矣疏入命下于所

十二年八月浚通惠河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
河日六十里興卒七千人費城磚二十萬石灰一
十萬釘閘板椿木四萬餘麻鐵桐油炭各數萬計浚泉
三增閘四凡十月而畢漕舟稍通都人聚觀定河之源
在元時引昌平縣之三泉俱不深廣今三泉只有故難
引獨引西湖一泉又僅分其半河制窄狹漕舟首尾相
衝僅一十艘而已舟無停泊處河多沙水易淤不踰二
載而淺澀如舊舟不復通同上
白浮泉今入沔河一畝泉在甕山後已塞甕山下玉龍
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粱橋注皇城濠一自西流
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一里至平

津慶豐地形 平津一丈許水 陡絕故平 開創慶豐

河身立見矣病逸漫記

大通河發源于昌平之白浮泉
眼玉泉遶出甕山後匯為一
積水潭又稍東由月橋入內
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二流由
莊凡一百六十餘里元世祖至
開此河每十里一閘蓄水通舟
初閘與官夫多有存者而河幾
平江伯陳銳疏通之漕舟會至
妄假黑管之說事竟阻壞正德
二年復疏之功不就水



嘉靖六年十月巡倉御史吳仲
言通州運河元郭守敬
創建已有明效今通流等八閘
在因而成之為力甚易而勢家
水之說或欲絕灣民之利皆不
足信夫漢喜宋漕皆從
汴河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
言下戶工二部定議修濟運糧
徑達京倉此興無窮之
利而社不測之虞于計便上命
郎何 以仲董其事軌等上言
地形從大通橋至白河
高 八尺若大興工濟之深至
七丈通引白河則漕船
為今之計惟應修濟河閘然從
通流開經二水門南浦
不便轉運從溫泥河濱
上橋廣利三閘皆衢市闐闐中

舊小河廢堰西不一里至堰水
小壩 築之令通普
濟蜀則徑易可省四閘兩關轉
般之難上命即以來春
興丁 月禮部尚書桂萼上
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
改修三

世宗實錄

大通橋 州神山
南官一畝馬嶽二泉
繞出甕山復匯七里灤即今之
西湖東入都城西水門
貫積水潭即今之海子又東至
月橋入內 南出都城
水門過大通橋又東五十餘
里至通州入白河此河
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
守敬創始蓋西山諸水
由皇城東 每當山水泛漲由
此而洩引之入白河以
濟漕運故 屢以時啟閉初非
為行舟設也成化十二
年平江伯陳瑄不察其故建言
修復憲宗皇帝命戶部

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挑濬仍濬西湖諸
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抵大通橋下既而水急
狹船不可泊未幾即耕船退幾不能全遂不復行正
七八年亦嘗濬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
大通橋下視通州勢若建瓴而強爲之未免有害非徒
無益而已桂文襄公奏

上以桂萼疏示大學士楊一清張聰一清言通惠河因
舊開行轉般之法可以省運軍通州河道經元郭守敬修濬
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纔五十里以五十里之遠逆灘
五十尺之高下無所不可濬瓌神山泉以合下流之歸紆廻以
順其地形因時以謹其

濬治此一勞而永逸計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建
議開修北河憲宗皇帝命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運船
已至城外適有黑管之異惑于訛言遂止識者恨之今
欲開修北河因仍舊道誠易耳况一舟之運約當十
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未到則令剝運通州
積糧庶京師无實永無意外之患矣上深然聰言至七
年十二月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三千
八百有奇省脚價銀十一萬三千三百餘兩當扣除入
三部吳仲以運軍罷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一二年後
并減歲運加耗以寬窮民庶軍民兩受其惠戶部覆請
報可世宗實錄

嘉靖丁亥御史吳仲請修通惠河三月告成功上登舟

觀之大學士張璠等聯句以聞上喜給光祿饌又分御膳賜焉帝京景物畧

心璠楊一清同翟鑾侍駕汎通惠河聯句落日秋風好放舟已過三閘順安流璠恩沾賜宴流瓊液老愧忘機問白鷗一清遠餉由來歸水國上游從此重神州鑾觀風不是軌盤樂莫力今年兩度游璠張文

忠公集

通惠河上完吳仲出知處州府事進通惠河志被旨送史館采入會典仍令刊行水部備考

徐階是日游通惠河詩頗憶三江遠乘流意若何水深秋氣入樹密雨聲多熟果當尊落驚禽拂棹過柳陰催繫纜欹枕聽漁歌世經堂集

天啟元年閏二月巡按直隸御史張新詔言通惠河卽元郭守敬所修故道平江伯陳銳疏通之運船直達大通橋下時爲勢豪所阻後因御史吳仲之言乃命郎中何棟吳嗣忠仍濬裏河計費纔七千兩而所省腳價十二萬若由大通橋至朝陽門三里其地平衍閑曠倘導玉河之水稍溯而北至朝陽門量建閘座運糧徑至門下每歲可省銀二萬六千以三十年之通計之得七八十萬矣詔部議覆熹宗實錄

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開渠置閘而漕舟不行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編夫一百八十名造剝船三百隻通漕類編

嘉靖中陶仲文邵真以祈禱用事請拆毀寺院沙汰僧尼焚佛骨于大通橋下穀城山房筆塵
崇禎壬申四月二十一日大通橋下水聲如雷有白物類犬擁波而馳至下流十里小聖窩而伏帝京景物畧
元壩牌之名曰廣源牌西城牌二上牌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牌在和義水門西三步海子牌在都城內文明牌二上牌在麗正門外水門東南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牌二上牌在文明門東南一里下牌西至上開一里籍東牌二在都城東南王家莊郊亭牌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王莊通州牌二上牌在通州西門外下牌在通州南門外楊尹牌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牌二上牌在萬億庫南百步下牌去上牌百步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西城牌改名會川海子改名潞
清文明牌仍用舊名魏村牌改名惠和籍東牌改名慶豐郊亭牌改名平津通州牌改名通流河門牌改名廣利楊尹牌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牌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爲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元史河渠志
宋襲都水監改修豐石牌記牌於字爲閉城門具或曰以板有所蔽近代水工用之以時畜洩水行船世祖皇帝至元二十九年可貽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圖水爲渠曰通惠河貫京城迤邐出南水門過通州抵高麗莊之壩爲里二百

視地形剝牒附崖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當至大四年諸牒浸腐宰相請以石易爲萬世利且請度緩急後先作則工不迫工不迫則周且固仁廟勅準有司以次第舉由是至順元年始及慶豐之役都水少監主溫占率其屬分督程作日役士卒及土木金石之工千有五百五十輪木萬章鐵以鈞計凡八百有奇石材三千一百甓甃灰藁他物無筭築基縱長百有二十尺三分長之二爲衡廣高二丈間容二丈二尺經始於是年三月之率粵六月十有五日告成繩槩中度完好緻密公私善之明年春監丞阿禮張宗顏狀是役之爲日久近牒之高深長廣幾何糜費物如千剝始改作之緒庀工之

勤成功之利之美求識以文予復之曰世祖開物成務羣策畢舉仁廟克承先烈措注宏遠功不百倍不改作也臣下奉行惟謹事理之著者也記是誠宜然予疑是牒之始命名爲何人與創始之歲果豐與歉或示微意於後世歟惜莫可考而知也牒非侈靡游觀之所國計民庸仰以給者猶必待歲豐而後作矧他役乎斯果作於豐年則是役不敢妄興民不敢苟勞財不敢徒用章章矣因其役并原其名是爲記

石集

永樂五年五月工部言北京文明河至通州五閘每閘合設船二十艘從之六年四月設北京通州惠河慶豐平津澄清通流普濟六閘每閘置官一員十年五月浚

北京通流等四開河道共一萬七百三十丈成祖實錄
正統三年五月造大通橋開成行在工部請撥丁夫監
守且以隸附近慶豐開官從之英宗實錄

慶豐開在都城東王家莊至大通橋八里至元二十九
年建有上下二木閘名籍東至順元年易以石改名慶
豐嘉靖七年併二閘為一水部備考

慶豐開主事一員管通州以上開務設自成化間三年
更代至嘉靖七年通州置郎中遂裁此員而其事併之
郎中矣同上

平津上閘西至慶豐開十五里平津下閘西距上閘七
里俱至元二十九年建舊係木牌名郊亭延祐後易以
石改名平津同上

宣德七年正月建大興縣平津閘宣宗實錄

正統四年十月修大興縣平津閘十三年三月修大興
縣平津大中小三閘英宗實錄

宣德六年五月修宛平縣潞清閘宣宗實錄

初永樂間欲通漕舟直至京城自文明門至通州置六
閘俱設官吏徵取江西湖廣河南民二千三百餘人為
閘夫其後漕舟竟不能至而閘夫逃亡過半宣德十年
吏部侍郎趙新言閘夫逃避所司逮捕累及無辜事下
工部覆奏止將在役者存留其老疾者放還逃亡者勿
追文明惠河二閘既展入城中宜罷官吏從之實錄

雙清亭都水張經歷幕府名燕石集

宋裴雙清亭春日獨坐作帝城何處不紅塵小海危

亭獨可人筇簪舟航浮上牀笙歌池館接西津恩波
浴鷺連洲暖宮樹啼鶯隔岸春不用鞭笞了官事笑
談容得幕中賓同上

壩河亦名阜通七壩深溝壩九處王村壩二處鄭村壩
一處西陽壩三處郭村壩三處千斯壩一處元史河渠

志

羅壁除都水監改正奉大夫通州多水患鑿二渠以分
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元史本

傳

至元五年八月勅師瀕河立十倉元史世祖紀

京師二十二倉萬北倉萬斯南倉千斯倉永平倉永
濟倉惟億倉既盈大有倉屢豐倉積貯倉豐穰倉廣

濟倉廣衍倉大積倉既積倉盈衍倉和因倉順濟倉通

濟倉慶貯倉豐潤倉豐實倉元史百官志

虞集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
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
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以及京
城游食之民川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
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于京師者則有京畿
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
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于倉而食祿于官者
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為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
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
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

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概系于司漕者
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堦等來言于史
官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
子■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
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
敢至運司人曰凡運司之胥吏阜隸不得輒至倉所
其負米于壩而人倉也隸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
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
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
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于供
應而阜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
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

矣今運 絕公吏 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
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
扎撒公斷以定規 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
數十百人所以 不忘願刻石紀善且以垂其法
于後使來者之 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
其有不至者則奉 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
三公克拯其弊繼 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
經營之 調度之 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
夫萬仞之隄或潰 蟻蟻千石之水或涸于漏卮諸
公之政乃得禁阜 之侵漁此謂所 者小而所益
者大者也爲政者 鑒此而慎之乎扎撒公蒙古人
自宿 除直省 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

事積六

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

白通

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

青州人今

余官則別列于碑陰云道園

大通橋東有鹿一方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樹

冢相錯傳是金章宗時故址長安客話

園金章宗故園也今曰藍旋帝京景物畧

鹿園未一里為三忠祠祀漢諸葛武侯宋岳武穆

入信公長安客話

二廟在城東都人周珍買地以建者鮑翁家藏集

祠後有濯纓亭亭即河之畔帝京景物畧

李夢陽三忠祠詩憶昔漢孔明龍也答三顧志決立

星隕嘔血為軍務鄂國與信凶屹屹兩砥柱殺身

救國冤憤水東注社事勒鐘鼎新廟傍官路慘慘

劍並凜凜生魂聚懷歎谷不申翩然向烟霧我來

展謁繫馬門前樹香室野蕨生羅幔秋蟲蛙烈士

石聲清風激頑空齋集

何景明題三忠祠詩三忠祠在帝城東僧柏陰陰沙

院風朝暮衣冠頻下馬春秋香火一開宮中原涕淚

江山遠異代精靈廟宇同漢業崩摧如宋業古今南

北恨無窮大復山人集

廣惠寺有勅建碑順天府志

程敏政勅賜廣惠寺記崇文關之東十里而近日深

溝實都城孔道凡中外官祿之出入與計偕之士輸

貢之吏兵民之漕輜商旅之走集往來之所必經顧

其地卑下霖暑不時則泥淖轉甚行者苦之道傍古刹曰觀音菴莫知所從起天順初有釋宗喜來葺茅居之浚井以濟人渴節縮所有具畚鍤以崇其基二十年久司禮太監黃公司設太監覃公過焉壯其志而憫其成之艱也乃各捐金石其地鳩工庀材而遣人董其役中爲大雄殿八楹後爲大士殿八楹左右爲伽藍祖師之堂十有六楹前爲天王殿鐘鼓樓各四楹輔以長廊繚以大墉爲山門三爲石梁二凡位像之設經幢之飾香燈之設法所宜有者咸備罔缺不踰時而得俾觀于荒虛灌莽之間于是覃公具其事以聞憲宗皇帝賜名廣惠寺俾宗喜爲住持又以釋弘義爲僧錄司右覺義兼任住持實成化丁酉春二

月八日也黃公名賜延平人終于西京守備覃公名文廣右人今掌御藥房兼惜薪司仍督上林苑及南海子宗喜嘗居西山有戒行得附書篋墩文集

皇甫冲廣惠寺留別子約詩歲晏苦徂征倏焉青春暮矯志希鴻圖陳書乃多誤悵念南山扉聊以反吾故煩君具尊酒送我卽長路惻愴江上萍徙倚庭中樹攬物悲別離華髮忽已素願託采芝行或與至人遇華陽集

弘治十四年五月內官監太監李興請建僧寺一所于大興縣東臯村以僧錄司左覺義定錡住持仍乞賜寺額護勅又以寺西有官路不便乞以其私地易路東首舊官地得旨陞定錡爲右講經兼本寺住持賜寺額曰

隆禧禮科都給事中審舉劾之謂陛下卽位以來未聞
修建寺院亦未聞輕賜寺額濫升僧官今與乃恃恩陳
請作備建寺罪一自知私創非宜奏乞寺額又請護勅
使天下後世譏議陛下罪二與猶恐朝廷不信以祝延
聖壽爲辭夫內官修建寺觀不過自爲身後香火之供
其於聖壽何預詞屬欺誑罪三且無故乞陞僧官致姦
僧得志有濫恩典罪四又首藉之地乃祖宗用以牧馬
之所今以其私便輒欲易之恐自今貴戚之臣但其莊
所接壤官地皆援此例兌易變亂成法罪五伏望斷自
宸衷毀所建寺罷寺額護勅不許兌易首藉地仍禡定
錡職治以死以爲姦僧交通內臣壞法者戒奏入命所
司看詳以聞禮部覆奏請如舉言上置勿論旣而戶部

又奏首藉地宜改正還官從之 孝宗實錄

明興濟伯楊善墓在府東南一十五里 明一統志

明巡撫都御史朱之馮墓在廣渠門外 順天府志

蒯徹墓在廣渠門外八里莊古埠高可四尺墓前有井
燕都游覽志

按于欽齊乘蒯徹墓在臨淄東二里漢書徹
范陽人高祖曰徹齊辯士故卒葬此未審孰
是

韋公寺在左安門二里武宗朝內侍韋霧建費竭不能
竟詔水衡佐焉賜額弘善寺寺東行一折有堂堂三折
有亭亭後假山亭前深溪溪里許蘆荻滿其中寺南觀
音閣蘋婆一株高五六丈寺內西府海棠二株左右列

寺後有柰子樹花時人多負几案攜酒看飲樹下暮則就宿于寺帝京景物畧

韋公莊寺館俱新整而臨流一亭尤為游屐所湊隔里許有柰子古樹婆娑數畝春時花開望之如雪三夏葉特繁密列坐其下烈日不到公安袁宏道嘗謂戒壇老松顯靈宮栢城南柰子可稱卉木中三絕云長安客話韋中貴別業四圍多水荻花蘆葉寒鴈秋風令人作江鄉之想燕都游覽志

王世貞集韋氏水亭詩偶成春服始挾侶問幽蹤芳草近寒食空林聞午鐘驚波雙鳥出迷路一僧逢欲竟名園賞停杯感慨重弇州山人稿

顧起元韋園詩青郊開曉霽一騎訪招提日汎花光

濕烟搖柳色低仙雲游碧殿宮月晃金題咫尺春明外桃源路已迷嬾真草堂集

區大相游城南韋氏園詩喧風蕩嘉卉膏露沐時芳休假出南園眾友與我行方塘溜清渠珍木秀通莊谷禽選鳴水族近人翔素柰呈雪姿綺業綉霞粧俯仰茂對育羈累為之忘嘉彼中園有坐嘆此流光取快直時物歡樂寧詎央寤言幽澗側彼子狎褰裳海川集

陶望齡夏日過韋園作清池不濡軌有幽鷺浴臨流微風來端坐意已足歌菴集

永平館在府南一十里一名碣石館遼朝土宴集之所明一統志

南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清和後易之王沂公上契丹事

駙馬都尉韋永固墓在永定門外大興新志

永定門外五里胡家村產促織善關勝他產帝京景物畧

崇寧觀在府南一十里明一統志

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舊為下馬飛放泊內有按鷹

臺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

丈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別名南海子同上

元制冬春之交天子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游豫之度謂之飛放元史兵志

下馬飛放泊在大興縣正南廣四十頃飛放泊

黃埃店飛放泊廣三十頃混一方輿勝覽

至順元年七月調諸衛卒築柳林海子堤堰三年七月

調軍士修柳林海子橋道元史文宗紀

明宣德三年十一月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等撥軍修治

南海子周垣橋道七年八月修南海子紅橋等宣宗實錄

正統七年正月修南海子北門橋八年六月修南海

子紅橋十月朔上諭都察南海子先朝所治以時

游觀以節勞佚中有樹資焉往時禁例甚嚴比

來守者多擅耕種其中窮所有復縱人芻牧其即

榜諭之違者罪無赦紅橋

十二年六月修南海子門大紅橋天順二年二月修

日下舊聞
南海子行殿大紅橋一小橋七十五

英宗實錄

正德十二年正月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畢車駕遂

幸南海子武宗實錄

南海子距城南二十里方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崇墉
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戶千餘守視
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于中所以訓武也可齋

南苑方一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

元之舊也同朝闢四門繚以周垣設海戶千人守視自
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大政記

城南二十里有園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中有殿殿
傍瞭鷹臺臺臨三海子築七十二橋以渡元之舊也海

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集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
亦數尺竟日乃散去土人目為螞蟻墳西墻有沙岡委
蛇歲歲增長高且三四丈土人曰沙龍帝京景物畧

陳沂駕幸南海子詩春旂出太液夜騎入長揚赤羽
驚風落雕弓抱月張橫驅視沙塞縱發擬河湟未寢
開邊議誰為諫獵章拘虛集

薛蕙駕幸南海子詩詔幸芙蓉苑傳言羽獵行三驅
陪上將四校出神兵列戟圍熊館分弓射虎城風雲
日暮起偏遠漢皇營西原集

王廷陳駕幸南海子詩南郊初禮帝上苑復誇胡虎
兕先聲伏車徒翼輦趨網羅張一面部用三驅侍
從羣臣在應知諫獵無夢澤集

歐大任出郊至南海子詩萬樹周垓起夕烟漢家宮
圍帶三川誇胡幾幸長楊館講武曾驅下杜田敕使
日調沙苑馬詔書春散水衡錢西游不效諸侯事尚
憶詞臣扈從年歐虞部集

采育古安次縣采魏里也明初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
而人仍呼采育合新舊而名之也去都城七十里春明
夢餘錄

蕃育署首良牧林衡嘉蔬所謂外光祿也統于上林苑
署即皇莊不隸京府乃勝國時沙漠地天樂二年移山
東西民墾之有恒產無恒賦但以三畜為賦計營五十
八舊有鵝鴨城耳譚

永樂初設上林苑監京師取山西平陽澤潞之民充

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時止設文官後增設內臣九
員至弘治間漸增至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總督僉書
監工等名至九十九員於是科擾百出節年通計誅求
至銀三十五萬餘兩逼死人命數多上登極詔汰革之
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便世宗實錄

義犬菴在蕃育署萬曆中菴中犬搏隣雞隣以詬主僧
宗住宗住執犬佛前撻之他日復犯宗住縛置將以就
屠犬撐住作乞憐狀宗住曰汝能悛尚可宥也因架石
作窋高不踰尺置犬其中犬自是蹒跚窋中不出食避
葷腥一日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頂禮狀宗住知其且
化去為誦涅槃經送之耳譚化菴以此得名

采育東南二十里有阜高一丈廣三四十尺曰聚燕臺

歲秋社燕辭巢日必各將其雛數千百聚此臺呢喃一
二日然後分翔而去 帝京景物畧

匏瓜亭在府南一十里元趙叅謀別墅 明一統志

劉因詩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世人
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哉無用器伊誰窮混沌太朴
分爲二一供顏淵樂一爲許由棄顏有聖人依許逢
堯舜治天下非其責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風
滿洙泗後來鼎鑪徒誰知兩瓢貴寥寥千載間復隨
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偉哉子趙子獨兼
許顏義匏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我
思聖喟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
無生意時無不可爲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

猶寸庇堅白自有持磨涅豈吾累非不欲無言恐與
匏瓜類仲子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歷歷
生私議請觀欲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栖栖
形寤寐窮年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子尚有爲自以
無用置我才尚無用自以有爲覩物性雖有殊我心
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實
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

易川植 靜修集

右安門外南十里草橋唐時有萬福寺寺廢而橋存天
啟間建碧霞元君廟其北土近泉宜花居人以種花爲
業冬則蘊火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橋去豐臺
十里中多亭館元廉右丞之萬柳堂趙叅謀之匏瓜亭



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彌望間然莫詳其處矣帝京景物畧

阜橋衆水所歸種水田者資以為利十里居民皆蒔花為業有蓮池香開數里牡丹芍藥栽如稻麻然諸花悉備獨不能養蘭惟萬明寺有蘭數本燕都游覽志

燕地苦寒江南羣芳不可易得即有攜種至者僅可置盆盎中為几席玩其有進御者皆為火迫而發日月朝夕之艷無經歲計也長安可游記

馬之駿秋日草橋作白堊村村度青帘面面迎野溪殘雨入側樹早陰生梨棗過橋色雞豚近市聲未論丘與壑出郭已多情馬仲良詩集

百泉溪在府西南一十里麗澤關平地有泉十餘穴滙

而成溪東南流入柳村河一統志

百泉地卑泥濘四時不乾僧誓填之功未就旋壞已數年矣燕石集

宋娶南城俚歌柳村南路百泉寶馬沮洳深
煢煢一僧力負土治道不成徒苦心同

薊城南一里許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合魏氏土地記

晉成都王穎密使右司馬和演及王浚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平有一道演流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晉書

拜郊臺在府西南七里金大定間拜天於此明一統志

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重五於鞠場中元於內殿重九於都城外金史禮志

釣魚臺在府西臺下有泉涌出匯為池其水至

冬不竭相傳金人王鬱隱此明一統志

王鬱飛伯少居釣臺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

過釣臺得其所著賦及碑大通薦于諸公自此去釣

臺游四方後為兵所殺歸潛志

飛伯少日作樂府人之後師金

大為李

欽叔所稱與之詩云魏國風百猶楚辭贈詩者

甚多有云憶昔穎亭見恍若逢李白又云紫

徑仙人今淵雲騎風御氣七尺身良金元有價白

璧况無暇又云王郎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

以仙語復鬼語只有温李無他飛伯用是頗自貴重

以布為囊采當世名卿詩投其中中州集

曰郊有地名釣魚臺是金主游幸處問次齋集

嚴嵩詩金代遺踪寄草萊湖邊猶識釣魚臺沙鷗汀

鷺尋常在曾見龍舟鳳舸來鈴山堂集

公龜詩花石遺墟入戰圖薊門衰草釣臺孤不知良

岳宮前變得見南兵入蔡無問次齋集

今右安門外西南泉源涌出為草橋河接連豐臺為京

師養花之所元人園亭皆在于此春明夢餘錄

芍藥之盛舊數揚州劉貢父譜三十一品孔常父譜三

十三品王通叟譜三十九品亦云瑰麗之觀矣今揚州

遺種絕少而京師豐臺連畦接畛倚擔市者日萬餘莖

惜無好事者圖而譜之豐臺之名不知所始詢之土人并無臺也析津日記

按金時郊臺在南城外豐宜門者金之南門也豐臺疑卽拜郊臺因門曰豐宜故曰爲豐

臺云爾

燕角樓在府西南一十五里遼建今其地猶名燕角明一統志

按遼史燕角樓在東北隅不知何據稱在府西南一十未敢信也

陰鄉廢縣在府西南二十五里漢置陰鄉縣屬廣陽國後漢省其遺址俗謂之籠火城唐武德三年竇建德遣上羅藝于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帥

敗之未幾復敗建德軍于籠火城是也方祀要

太湖在府西南四十五里廣袤十數畝傍有泉湧出經冬不凍東流爲洗馬溝明一統志

太湖在府治西四十里南流入洗馬溝與玉淵潭燕家汨諸水匯而爲西湖名勝志

玉淵潭在府西一十里元初人丁氏故池柳堤環抱景氣蕭爽沙禽水鳥多翔集其間爲游賞佳麗之所元人游此輿和極一時之盛明一統志

王嘉謨玉淵潭詩玉淵潭上草萋萋百尺泉散遠溪垂柳滿城山氣暗桃花流水夕陽低薊

洗馬溝在府西南四十五里相傳光武北巡洗馬於此故名名勝志

濕水又東與洗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
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道泉流結西湖

注

杭州上天竺觀音大士像晉天福中僧道翊見瑞光發
澗得奇木刻之後漢乾祐年僧從勳自洛陽奉佛舍利
安大士頂至宋建炎四年凡木入臨安高宗遜于海元
未聞知佛像所在遂與玉帛圖籍盡航而北僧智完率
徒以從至燕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鄉建寺奉之此
觀音寺也天順壬午土人權五修之成化丁酉僧德顯
又修之因得石土中乃金大定十七年所刻載天會七
年梁王徒像事甚悉今寺中所奉又非晉像矣寺有成
化二十三年學士程敏政碑記 帝京景物畧
程敏政重建觀音寺記都城西南五里許曰玉河鄉

池水村中有古刹曰觀音寺天順壬午歲鄉之人曰
權五合里之善士延釋恩祥重作之為祝釐禳禁之
地成佛殿六楹將以次及兩廊未就而祥逝越十年
矣風腹雨削殿復傾圮迨成化丁酉歲而祥之徒德
顯始繼其師之志盡出已資鳩工闢地佛殿之六楹
者歸然中起左為伽藍堂右為祖師堂天王殿峙其
前觀音殿倚其後外為山門殿左右為方丈鐘鼓有
樓庖廚庫藏有所建于屋數十楹居其眾收民田二
百餘畝贖其食棟宇暈煥像設莊嚴丹堊藻繪爭雄
競爽經始于某年某月訖工于其年某月落成之日
遐邇畢集蔚乎粲然可與名山福地相長雄不徒甲
于一鄉而已恒裕懼其蹟久而或喪命其弟善彬因

予所善求也。予訪其廢興之故，蓋近得石刻于土中，謂金天會七年，梁王統軍至杭，上謁天竺禮觀音大士像，及大藏經異之，因徙而北，有比丘智完率其徒以從。斯寺之所由始也。石刻于大定十七年九月。考之史，梁王爲兀朮，實以天會七年己酉入臨安，是時爲宋建炎四年。高宗遜于海，凡玉帛圖籍盡航之，經像實與之俱。至大定十七年丁酉，幾五十年矣。世宗賢主，自擬漢唐之盛，圖功臣于衍慶宮，兀朮預焉。撫時與事，有不可感者矣。予嘗至天竺，見所謂沉香大士像者，杭僧率相爲梁時物，以金石刻證之，則已北徙中矣。于兵燹久矣，而杭僧不知也。嗚呼！自宋之南，金元之入，幽冀之間，變亦極矣。高廟龍興天下，

始定于文皇繼之而徙。

山川草木皆獲呈露。

以被聖人之澤，况斯寺近在郊畿，得人焉以起廢而爲祝釐禳禱之地，非甚幸歟？祥號瑞菴，仕爲僧錄，右覺義顯號性天，仕爲右善世，裕方領祠部牒爲住持，與彬惓惓思以文字貽其師，故予嘉其志而記之。如此算叢集

安禮砦在府西南，宋太宗時，宋琪言安禮砦東瞰燕城，纜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也。方輿紀要

按南北監本宋史宋琪傳俱作安祖砦。

日下舊聞卷二十終

日下舊聞卷二十補遺

郊祠二

南海子周環一百六十里有水泉七十二處元之飛放
泊也晾鷹臺元之仁虞院也明置二十四園柳村集
洗馬溝卽銚期奮戟處鬣剔謹奇

蒲道源祭通惠河神文維神主司靈源不溢不竭安
其波壽利我舟楫何以報之牲酒肥潔神其鑒茲永
永無敬開居叢稿

崇禎己卯二月太監曹化淳議京城外開河以通漕糧
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六月所開河自廣渠門
起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
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闢虎營至

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王
躍為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一
百三萬二千餘工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兵部
侍郎吳姓視工以為勞費無益且傷地脉抗疏止之春
明夢餘錄

南海子本元之飛放泊元制大都入百里以內東至灤
州南至河間西至中山北至宣德府捕兔有禁以天鵝
鷓鴣仙鶴鴉鵲私賣者即以其家婦子給捕獲之人在
一禁地圍獵為婢首出者斷以婢為良民收什免鴿
就近官司送給喂以新羊肉無則殺鷄喂之自正月

文園之

薨雉兔者已

鴻雪錄

幽州大悲閣觀音像遼遷之于木葉山臨安天竺觀音
像金遷之于玉河寺佛亦疲于津梁矣榆樵別錄

王暉玉淵潭讌集詩序都城西郊佛宮真館勝槃盤
鬱其間有潭曰玉淵蓋丁氏故池也柳堤環抱景氣
蕭爽財賦總管王侯明之甲午秋置酒潭上邀翰林
諸公為一日之娛既而雨不克成歡是月晦復尋前
盟簪烏既集風日清美天光雲錦瀲灩尊席沙鷗容
與千波間幽禽和鳴千林際若知野老之忘機代清
唱而侑觴也酒肴饜飫賓主樂胥雅會清吟烏可多
得秋澗集

豐宜門外西南行四五里有鄉曰宜遷地偏而囂遠土
腴而氣淑郊丘帶平左橫岡且其前中得井地三九之

一卜築耕稼植花木鑿池沼覆篔池旁架屋臺上隸其
榜曰遠風以為歲時賓客宴游之所者韓氏之昆仲總
管通甫判府君美也同上

昆田謹按今之豐臺疑即遠風臺之遺趾

王惲寒食日韓氏南莊讌集詩重城鞍馬厭紅塵春
草池塘發興新自擬嘯歌知道在不分賓主更情親
青山似喜談時事白髮空慚滿領巾默數向來投轄
飲不應驚坐獨陳遵秋澗集

昆田謹按韓氏南莊即遠風臺

元大都園亭多在城之西南惟趙泰謀禹卿匏瓜亭在
城東故曰東臯王秋澗詩云陽春門外望東臯是也禹
卿種匏以製飲具當時目曰趙匏瓜故秋澗詩又云君

蓋向葵及禹卿既逝秋澗弔其墓復有匏瓜散

落之可甚西中景自亭而外有幸齋東臯村耘軒遐觀

臺清勿沙流憩園歸雲臺秋澗亦各有詩載其集中明

一統志謂在城南十里蓋循元志之舊爾風庭掃葉錄

王惲題趙禹卿東臯林亭六首之三物我同天壤流

年遠代更高臺方畏景喬秋然驗與衰理都

忘悔吝情只須多釀酒時與故人築臺連野色架

木繫匏瓜舍外開三徑壺中自一家愛吟歌白苧醺

酒脫烏紗更喜南窗下秋風菊半華野迴門開早心

閑起自慵林香筍社甕山暝倚吟筇半醉佳客淡

耕愛老農晚眠誰復覺墻外月明春秋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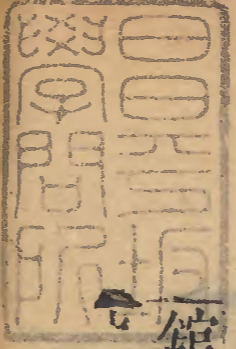
崇禎丙子帝以官中景朝所奉佛像盡發僧寺庚寅詔

武清侯助軍餉百萬侯時家產已落以甲第及海淀別業售于人不足扇珥佩悅之屬悉鬻諸市及悼靈王病萬帝臨視之王指九蓮菩薩示現空中數帝之罪言訖而薨帝大悔命建佛寺于草橋之北額曰九蓮慈蔭寺時崇禎十五年也寺基舊屬嘉蔬署周圍地一頃有餘內官監太監王德化疏請歸寺徵租督工者中官于輪曜也入山門爲佛殿殿後建閣以奉九蓮菩薩宮中出佛旛徧挂于殿壁寺之西數十步卽碧霞元君廟土人號爲中頂者是也

寄園寄所寄錄

零陵陳公純德以御史劾甲申之難楚人瘞之湖南會館側京山貧士秦嘉系訓蒙京師積館穀三十餘金買永定門外塋之立石表其墓

薊丘雜抄



寬政戊午

